

綠野仙踪

丙



第二十一回

信訪查知府開生路

走懷仁不換贖妻房



不換遭縲紲公廳辨甚明虧得廣平府生全出囹圄 月老欣逢
旅舍佳人天繫赤繩不意伊夫至丟財且受刑

右調贊浦子



話說連城壁殺退官軍連夜逃走去了眾兵丁將守備搶去也顧不
得騎馬幾個人拖了他飛跑見城壁不來追趕方大家點住守備坐
在一塊石頭上坐石不坐地問兵丁道跑了麼眾兵道走遠了守備
道還趕得上趕不上眾兵道趕上也不遇敵了回來那個是他的
對手守備咳了一声道我這功名硬教你們壞了歸怨的說罷帶兵
回城再說知縣見城壁動手時便遠去的跑去文官還情今見大眾

敗回強賊已去沒奈何復回金不換家中前後看驗了一遍又見那郭氏死屋內將金不換並四隣鎖入城來這都是不會動手脚的早便受拿鎖不辭呵哄動了閩城士庶都跟着看听下落知縣剛到衙門前郭崇學知他女兒被強盜打死跪在馬前將金不換種、知情隱匿酒後洩言並說自己代寫稟帖等情據寔出首教不換償他女兒的性命世之趨者看此知縣听了連忙入內堂請教幕賓去了須臾守備也來計議好半晌別去知縣連夜坐堂將不換帶到面前問道連城璧是那里人他和你是甚親戚不換道他祖籍陝西寧夏人是小的、嫡親表兄知縣道他还有个哥、連國璽你認得麼不換道他們在寧夏小的在直隸相隔幾千里那里認得只因小的父在日時常說起纔知道是表親知縣道這就該打嘴你既認不得他們連城璧怎麼會投奔你不換道認雖認不得說起親戚彼此都知道因此他纔尋找着來知縣道這連城璧來過你家幾次不換道不但幾次二十年來連書信都是沒有的知縣点了點頭兒又問道你說他是幾時來的不換道他是大前年五月到小弟家中的知縣道打嘴左右打了不換五個嘴巴知縣道本縣自下車以來近城地方自不消說即遠鄉僻隅那一天沒巡查匪類之人豈肯容留大盜住二三年還漫無訪問麼真將知縣不換改口道是本月初二日到的好只五個嘴至今纔住了二十餘天以日易月妙絕知縣道這就是了失察叅處可又道這二十餘天也不為不以你為何不細、盤問他早行出首不換道何嘗沒盤問他、說家貧無所歸着求小的替他尋個活計始終是這幾句話只到今午醉後方說出寔情知縣冷笑道我把你這狡猾奴才連城

璧本月初二日到你家是寔你知情容留大盜是寔你酒醉向你妻

子洩露是寔你妻告知你妻父你妻父念翁婿分上假寫你名字出

首是寔你恨你妻房洩露着連城璧打死圖死無對証是寔反着本

縣和守府空往返一番你還有得分辨麼將城璧拒捕脫逃不換道

老爺在內衙高酌了半夜就高酌出這許多的是寔來不換真大妙

笑知縣大怒道這奴才放肆敢和本縣丁嘴真了吩咐再打嘴者就

是這件叔柄可樂衆人却待動手不換道老爺不用打小的明白了一則要

保全自己二則要保全守爺將知情縱盜罪名向小的一人身上安

放可是麼說破知縣肺腑還要問知縣是不是冷知縣道快打嘴已

大衆說得快打不換道不必打等剛硬事關重大老爺這里審了少

不得還要解上司審問不如与小的商量安當好商量話奇絕好字

成不換操之矣知縣向兩行吏役道你們听氣極真正光棍了不得了如操

崇學在下面跪稟道若不是光棍如何敢容留劫殺官兵的大盜哩

不換道你不必多說你是知我糶賣了粟糧今年五月和我借一百

五十兩銀子托你女兒道達我始終不肯今見你女兒死了便想挾

仇害我不能不能說來的敏捷之至真着急才抵知縣又冷笑道你

再說有什麼和本縣相高處不換向東西兩下指說道老爺的書辦

衙役和城中百姓俱在此小的酒後洩言妻父郭崇學替小的寫稟

出首這話有無真假且不必分辨只就縱盜脫逃論老爺同守爺今

晚到小的家若連城璧已去這是小的走露風声放他逃走罪無可

辭寔有的說此不換老爺同守爺領着千軍萬馬被一個強盜殺的

落花流水敗陣回來知縣守滿城紳衿士庶那個不知那個不曉出

格何堪

滿城不但守爺兵丁受傷就是老爺班內捕役帶傷者也不少又拿

証見丁捕役不但守爺兵丁受傷就是老爺班內捕役帶傷者也不少又拿

了只這兩句話把兩傍看的人都說笑了知縣情知縣氣壞待了一會

咬牙大恨道金不換你口太鋒利了地方官司人真也難擺布你這沒王

法得光棍若不動大刑何難將本縣也說成個強盜吩咐左右拿極

短的夾棍來做官的案件全仗此物衆役衆役吶喊將夾棍舉起向不換背後一

丟不換道老爺不用動刑小的情愿畫供招個知情容留縱盜脫逃

就是了將知縣知縣咬牙恨說道你就畫供我也要夾你一夾

棍恨到絕又通出來喝令夾起來不換道凡官府用刑為的是犯人不吐實供

若肯吐實供再行夾打便是法外用刑竟是指老爺此刻與小的留

點地步小的日後到上司前少胡說許多的又拿制知縣搖著頭

閉著眼說道快快夾刑房在傍邊說道老爺何必定要夾他此事關

係重大各上憲必有訪聞金不換不動刑自招最好不過又寫刑房

知縣想了想道你說的是寫知縣也隨就著他畫供來須臾不換回

了供知縣吩咐牢頭收監用心看守退堂和幕客相高氣不過不換

當堂對衆挺犯欲要將不換制死監中幕客大笑道此人口供千人

共見况本府太爺最是聰察制死他大有不便到不如親去府中口

詳此事看太尊舉動再行脩文安高詳報就費幾兩銀子也說不得

知縣听了連夜上府知府通以極好言語回答著將金不換郭崇泰

隣里人等一併解府面訊定案原來這知府是江蘇吳縣人姓王名

琬雖是個兩榜出身却沒一點書氣辦事最是明敏兼好訪查只是

性情偏些每遇一事若是他心上動了疑便是上憲也搬他不轉却又

性情偏些每遇一事若是他心上動了疑便是上憲也搬他不轉却又

清廉不要錢廣平一府屬員沒一個不怕他將知府出身才幹性情

地金不換和連城壁事前後情節並本縣那晚審的口供俱都打聽

在肚內深疑知縣同守備回護失查大盜處分故寬金不換縱賊脫

逃此即不換福星又聞知守備軍兵帶傷者甚多還有一二十個着重的性

命不保越發着的金不換出首是寔文武官合同欺隱要冤枉他定

案這也無怪知府動疑兩官于此等案件不批實詳報猶恐過了幾

日知縣將不換等同詳文解送府城知府立即坐堂親審金不換止

要哭訴冤情知府搖手道你那晚在縣中口供本府句句皆知足見

不用你再說墨法到還有一節要問你連城壁原係大盜既說你不

知情為何他改姓為張在趙家澗許久鄰里皆知如此稱呼其中不

能無弊問的中竅此知你說不換連連叩頭道太老爺和天大的

個圓明鏡一般甚麼還照不見後本縣老爺和守爺那晚帶五

六百人被一個賊打傷一二百眾大敗回城這樣驚天動地遠近皆

知的事兩位老爺尚敢隱匿不報將知情私縱罪名硬派在小的身

上塞責太老爺只看詳文便知趙家澗止有七八家人家安敢違兩

位老爺囑托不但將城壁改姓為張就把那連城壁顛倒呼喚那一

個敢說個不字硬賴是知縣守備指使寃亦辦得勉強然城壁拒捕

太老爺不信將鄰里傳問誰敢說他不姓張這話却虧他說真乃巧

為折倒只求太老爺詳情知府点了點頭兒連鄰里並郭氏

死的原故一槩都不問了不換真是隨發放金不換道你容留大盜

雖說不知情即足然在你家住二年之久知縣二十餘你也該時刻

留神盤問只到他酒後自行說出方能覺察稟報疎忽之罪寔無可

辭說着將一筒籤丟將下來兩行兒役喊一聲將不換搬翻打了四十大板立即吩咐討保釋放大便直了論理還該又叫上郭崇學罵

道你这喪盡天良的奴才你本是該縣刑房已革書辦素行原是不

端之人有你女兒活着金不換容留大盜便是不知情你女兒死後

金不換便是知情這知情不知情五個字關係金不換生死性命豈是

你这奴才口中反覆定案的麼且將金不換稟帖說是你替寫的真

是奸狠之至听知府審斷白：明白且將寫稟帖令郭崇學受屈可見公門中再沒無冤枉者說着將一筒

籤盡數丟下那里还容他分辨一句頃刻打了四十板連隣里一搥

赶下去金不換血淋淋一場官詞只四十板完賬雖是肉皮疼痛心

上甚是快樂回家將郭氏葬埋一絲不遺那雞澤縣城裡城外都說他是

好漢子有擔當人赶着和他交往又過了數天本縣知縣和守備俱

有官來摘印署理都紛紛議論是知府叅揭的内中就有人向不換

道因你一人壞了本縣一文一武前官便是後官的眼你还要諸事

留心些不換听了幾句話心上有些疑懼起來左思右想沒個保全

久住之策又听的郭崇學要到大憲衙門中去告越發着急起來也

想不出個安身立命之所打算着連城壁住在范村没人知道不如

到那边尋着兩個表侄就在那地方住罷主意拿定先将當舖討利

銀兩收回文次賣田地連所種青苗都合算于人再次賣住房有

人問他：便以因他壞了地方文武兩官話回覆人都稱揚他是知

机的人除官司盤纏外还剩有五百二十多兩銀子買了個極肥壯

的騾兒直走山西道路止去了五六天後按察司行文提他覆審只

苦了幾家隣里並鄉里人等赴省听候不換一路行來到山西懷仁

縣地界這晚便住在東關張二店中連日便下起雨來不換愁悶之
至每到雨住時便在店門外板橙上坐着與同寓人說閒話目中早
留心看下個穿白的婦人見他年紀不過二十四五歲五短身材白
淨面皮骨格兒生的有些俊俏只因這婦人時常同一年老婦人到
門外買東西不換眼里見熟了由不的口內鬼念道這穿白的婦人
不是他公婆病故就是他父母死亡店東張二道你都沒有說着他
穿的是他丈夫的孝不換驚訝道虧他年輕、兒得守的住何須操心
張二道他到要嫁人只是對不上個湊巧的人了來不換道怎麼是個湊
巧的人張二道他是城內方裁縫的女兒嫁與這對門許寡婦的兒
子叫住許連陞在本處緞局中做生意今年二月在江南遇洋子江
船覆身死許寡婦六十餘歲止有此子無人奉養定要招贅個養老
兒子配他還要二百兩身價不換道這事也還容易只用與他二百銀
子這許寡是六十多歲的人就與人做個尊長也還做的起已心欲
矣可將來許寡亡後銀子少不的還歸已手又作張二道你把這許
寡當甚麼人見錢最真不過或者到他死後有點歸着不換道這方
裁縫就依他討此重價麼張二道他兩口子做鬼已五六年了那婦
人又別無親丁誰去管他這閒事不換道他肯招贅外鄉人不竟要
子子女傍邊一個開鞋鋪的尹鶯頭名好佳也在坐听了大笑道這樣說
你就是湊巧的人了話亦又問道客人是那地方人到我們這里有
何營幹家中可有妻室沒有又是一個做煤者不換道我是直隸雞澤縣人
要往代州親戚家去妻室是早亡過了鶯頭道你能說拿得出二百
兩銀子來不換道銀子我身邊到還有幾兩鶯頭笑向張二道這件

事咱兩個與客人作成了罷張二道只怕許寡婦不要外路人驚頭道要你我媒人做什麼又笑向不換道客人可是實在願意麼成他

白不換道只怕那老婦人不依怕字下驚頭道張二哥與其閑坐着

我且與你去說一火同寓的几個人幫說道這是件最好的事說成了

我們還要吃喜酒哩驚頭拉了張二入對門去了好半晌兩人笑嘻嘻

的走來有光景了向不換牽手道已到九分了只差一分了請你此刻

過去要看你的物年紀還要親問你的根底不換笑道如此說我不

去罷要看人物便是十二分不妥眾人笑道你這人物还少甚麼就

是雲箋記追舟的李玉郎也不過是你這樣個面孔兒語頗趣去來去

來大家攢掇着不換穿戴了新衣帽鞋鞵跟二人到許寡婦家來許

寡婦早在正房堂屋內等候看見不換問驚頭道就是這個人麼張

二笑說道却用張二答兒你老人家真是有福這個客人、才年紀

也不在你老去世的兒子下不換先去深一揖隨即磕下頭去可耻

許寡滿面笑容說道喜其叩拜若做這件事你就是我的兒子了便

受你十來個頭也不為過但是你遠來只磕兩個頭罷若不是為遠來則磕十來

個必矣不換叩拜畢扒起扒起二字大家一同坐下許寡將不換來

踪去跡細盤問了一番笑向驚頭道你看他身材比我亡過的兒子

瘦小些人到还有点伶俐絕好就依你二位成就了罷不換張二又

着不換叩拜不換又與許寡磕了兩個頭頭之不值復行坐下許寡

道我看了你了你也看了你的人你的人三字想一邊說一邊叫道

媳婦兒出來叫了七八声那方氏纔從西房走出欲前又退羞答

低了頭站在一邊寡婦被人相看無態眾人都站起來不換留神一看

見那婦人穿了新白布袷袄白布裙子臉上些須傅了点粉因在孝

婆故不換了雙新白梭鞋頭髮梳的光油的意欲看雖不是上

好人物比他先日娶的兩個老婆強五六倍心上着寔喜歡滿口里

道好那婦人偷看了不換一眼不用看是個瘦便回房去了許寡道

他兩個都見過面合同也該寫一張老身方算終身有靠二百銀子

交割在那一日不換道合同此刻就立銀子我回店就交來做親定

在後日罷一刻也緩不知使得使不得許寡道你真像我的兒子做

事一刀兩段似這樣兒長兒短不有什麼使不得驚頭取來紙筆張

二替他兩家各寫了凭據不換立即回店取了二百銀子當面同尹

張二人兌交又問明許寡遠近親戚并相好隣里就煩鶯頭下帖又

謝了兩個媒人六兩銀子許寡便教不換將行李搬來暫住在西下

房中好辦理親事到二更時分方氏慾火如熾無法忍耐也顧不得

羞恥悄悄從西正房下來到不換房內這樣婦人娶不換喜出意外

一個是斷絃孤男一個是久曠嫠婦兩人連命也不要竭力狠幹了

五六度只到天明方肯罷休男女皆方氏見不換本領高似前夫數

倍深喜後嫁得人相訂晚間再來繞暗看繞字竟是婦人相別去

無第二個許寡也听的有些声氣只索隨他們罷了次日許寡到也知

趣梳洗罷便教方氏到兒子靈前燒紙改換孝服方氏只得假哭了

几声只得二字看反勾引的許寡呢喃數念了好一會方止

像不換僱人做酒席借桌椅並盤碗等類忙個不了吃午飯時許寡

叫方氏來同吃方氏又裝害羞不肯動身何叫的許寡惱了纔肯遷

掩掩的走來放出無限的眉眼偷送不換不換不換見方氏脚上

死矣

穿了極新的紅鞋起極字一身上換了極細的布衣次從身上看極字二

上搽了極厚的濃粉再次從臉上嘴上抹了極艷的胭脂又再次從

字四頭上戴了極好的紙花終則看至頭上疊用五個極字形容亦琢字一法也三人同坐一桌

不換一邊吃飯一邊偷瞧又想起昨晚風情今朝態度心眼兒上都

是快樂不但二百兩就是二千兩也看得值偏這方氏又不肯安靜

吃飯一面对許寡裝羞一面与不換遮眼瞧空兒將脚從桌子下伸

去在不換腿上踢兩下縮回不換原是小戶人家子弟那里經過這

樣妖浪陣勢狐媚排場勾引的他神魂如醉將飯和菜胡吃也嘗不

出個滋味胡吃二字若不是許寡在坐便要放肆起來通部內寫淫

一個有一個不同處曾無一字一句相複若方氏則又淫婦中一小

妖也而金不換已死矣若前部金鐘兒後部齊蕙娘等皆大妖也不

換遇之化這晚仍照前和合連燈燭也不吹滅每到要緊時候方氏

竟沒高沒低的喊叫不換也止他不住于喊叫着叫其勢莫能禦也竟

矣許寡在上房听了惟有閉目咬牙搥被而已二句非許寡惱方氏

至死方休任他百歲婦人听淫声到做親這日也來了些女客並許

寡的親戚以及隣居北方娶親總要先拜天地必須父兄或伯叔尊

長領拜許寡為自己孀居家中又無長親眾客委派着尹鶯頭領不

換夫婦拜天地主禮燒化香紙如此則尹鶯頭是不換許寡又想起

他兒子來搯抹了許多眼淚兩人同歸西正房做一对半路夫妻正

是不無此婦淫声竟甚隨暮滿其難思量一喊時不顧性命

不換要做妻房息重言首是瑞異而心願要算客途胡混

第二十二回

第二 斷離異不換遭刑杖

投運河沈裏得外財

不是鴛鴦伴強作鳳鸞儔官教離異兩分頭人財双去從此斷綢
繆爾見蓬行子朝暮斷乾餒思量一死寄東流幸他極救頂感

永無休

右調南歌子

話說金不換娶了許寡婦兒婦兩人千恩萬愛比結髮夫妻還親三
朝後諸事完妥不換便和許寡一心一意過度起來他身邊雖去了
二百兩除諸項費用外預備着將來買田地又將驢子賣了二十八
兩補出帶在身邊換錢零用下還存有二百七十餘兩瞞着許寡寄頓
在城中一大貨舖內那方氏逐日擦抹的和粉人一般梳光頭穿花鞋
不拿得強拿不做得強做都要現在不換眼中賣弄他是個勤練堂
客會过日子只圖不換與他很幹把一個不換愛的沒入脚處豈期
好事多磨只快活了十七八日便鑽出一件事來一日早間不換同
方氏同睡未起只听的叩門聲甚急許寡接應出房去了少刻又听
的許寡大驚小怪不知說些甚麼旋即和一人說話入來方氏扒起
從窻眼中一看只嚇的面目更色道快起快起我前夫回來了此半
下一語讀者不換道好胡說他已落江身死那有回來之理正說着
亦為心驚只听的許寡見長兒短在東房內說兩句哭兩聲絮話不已不換連
忙起來剛和方氏將衣服穿妥正要下地只听的許寡放声大哭說
招贅也不又听那人喊叫道氣死我了一声未完早見房門大開闖入
一個少年漢子來方氏將頭低下羞与怕那人指着不換面孔冷笑
道就是你這亡八爺的敢姦霸良人妻女麼反了反了原也是可氣
其重罵也向不換腿股上踢了一脚一翻身跪出院外許寡緊叫着就跑

了喊冤去必矣 不換連忙出房許寡迎着說道不意二月間沉江的與我

兒子同名同姓是大同府鄉下人也做的是緞局生意就誤傳到懷

仁縣來着我和你便做下這樣一件事真是那里說起借許寡口不

換道他如今跪往那去許寡道想是去告官不換道這却怎處許寡

道不妨兩字好可安你兩個前生後續都是我的兒子猶作難道有

了親生的就忘了後續的麼話頗煖現放着你與我二百銀子他若

要方氏我與你娶一個他若不要方氏方氏還是你的我再與他另

娶一個有什麼大不了的好齊整調停竟是不偏不倚天正言間

只見尹鶯頭與張二神頭鬼臉的走來後跟着几家隣居都來計議

此事許寡滿口應承道不妨不妨一是老身做的那官府也問不了誰

流東流西尹鶯頭道你老人家怕什麼我們做媒人的經當不起許

寡道這事原是我作主設或官府任性胡鬧起來你兩個只用一家

挨一夾棍我管保完賬不信賭五斤肉吃像他色注割不了媒人的

頭張二道好吉祥話兒一句齊整過一句猛听的門外大聲道裡面

是許寡婦家麼許寡也高聲答道有狗屁只管入來放到不必在門

外寡長寡短的嚼念老悍婦無語未畢進來兩個差人從懷內取出

一張票來向金不換臉上一照一照迅速之至使犯人知有其名那

一個差人便從袖內流出一條鉄繩來故意見失落于地余在都中

有事被流去五十兩在江南見一友犯賭向不換道你做的你明白

這件事可大可小非同兒戲夾也夾的打也打的二年半也徒的三

千里也流的烟瘴地方也發的若問在光棍裏頭輕則立絞重則與

尊駕得腦袋就大有不便了由夾打徒流以至於不換笑道我這腦袋

最不堅固也不用刀割劍砍只用几句話就吊下來了不換原本有

有賣的然後有買差人冷笑道原來是根硬菜兒又掉轉頭向拿票

的差人道這件事还用老爺審麼只用你我打個稟帖入去說姦霸

良人妻子是寔又且不服拘拿這法不著使用那法姦霸話在官府

說着將鉄繩拾起向不換道你受縛不受縛只用一句話縛假若不受

必那個拿票差人攔住道軟硬並用斯為妙絕只教你這人性急這

又怪那有話緩高為是你怕他跑了麼又是軟中尹鶯頭道金大哥

年少不諳衙門中世故我們須大家計較那拿鉄繩的差人問道媒

人鄰居可都在麼又接攬許寡一說知差人道這件事媒人固有

重罪重字就是鄰里也脫不得乾淨姓金的原是來歷不明之人他

要做此事你們也該稟報也要說出不方纔這位姓尹的說了半句

在行話却不知怎麼垂愛我們須知我們也是費了本錢來的向宅

門並籤押房買票即所用本錢也鶯頭將金不換並眾隣里拉到了院外在兩下來

回講說方說停安不換出三千大錢鶯頭和張二出八百大錢硬派

着隣里出了五百大錢說明連鋪堂錢俱在內各當時付与兩個差

人得了錢向眾人舉手作謝道金大哥這件事是有賣的纔有買的

正是此係許寡作何况又是異鄉人原是孤客理合從寬問擬休說

姦霸連私通也問不上是同媒証公做只要這位許奶此刻不是

擔承起來又替出半點無妨索性將半點也就是二位媒人時也此

光一也是几月前受許奶之托並非當時又不是圖謀謝禮每夜

了三四連許奶也夢想不到他令即回來隣里是越發無干的了

不為多鄰里開脫只用四千三百大錢將來打徒流絞斬等罪買的乾

淨且他又為本官預為定案各從輕發落前言可大可小即此

也之謂只是還有節這方大嫂亦是票上有名之人金大哥若不教出

官還須另講再加几千不不換道這個老婆十分中與我有九分無

干了一難道還想望那出官不出官任憑二位許寡道眼見得一個婦

人有了兩個漢子還怕見官麼差人妄差人道叫他出來四字是極

許寡將方氏叫出一齊到縣中來早哄動了一縣的人相隨着觀看

知縣陞了堂原被人等俱点名分跪在兩下知縣先問許連陞道許

氏可是你生母麼問的好若是繼母連陞道是知縣道你去江南做

何事是几年上出門連陞道小人在本城雲錦緞局做生意今年正

月掌櫃的着去蘇州催貨物因同事夥契患病耽延到如今方回不

意有直隸遊棍金不換訪聞的小人妻子有几分顏色自譽用銀一

百兩賄屬本縣土棍尹鶯頭張二假捏小人二月間墜江身死將小

人母親誑信招贅金不換做養老女婿把小人妻子平白被他姦宿

二十餘天此事王法天理兩不相容只求老爺將金不換尹鶯頭等

嚴行夾訊話未完許寡在下面高聲說道我的兒年輕小的休說

昧心話許寡可取你今早見我時還說是大同府有個鄉下人也做緞局

生意過江身死此人与你名姓相同就誤傳到懷仁縣來你路上听

了這個風声連夜趕來看我怕我有死活况你墜江的信兒四月里

就傳來怎麼纔說金不換用銀一百兩買轉尹鶯頭張二欺騙我做

事阿彌陀佛這如何冤枉的人母子做原又向知縣道老婦人听得

兒子死了便覺終身無靠從五月間就托親戚隣里替我尋訪個養

老兒子做女婿這几月來搃沒個相當的人偏二十天前就來了

個金不換煩張尹二人做媒与了二百兩身價各立合同這原是老

婦人作主与金不換等何干許寡只是可惜這金不換他若遲來二

十天我親婦方氏還是個全人的像他知縣點頭笑了又將金不換尹

鴛頭張二並隣里人等各問了前後寔情問許寡道這二百銀子你

可收過麼許寡道銀子現從在老婦人處一分兒沒捨的用了着套是

預備養老的知縣道金不換這銀子到只怕假多真少隨吩咐直日

頭同許氏取來當堂驗看若是假銀還要加倍治不換之罪如此騙

絕直日頭同許氏取了知縣又問許連陞道你妻方氏已成失節之

婦你還要他不要連陞道方氏係遵小人母命嫁人与苟合大不相

同不但要且小人如何不要知縣大笑隨發落金不換道你這奴才

放着二百銀子还怕在直隸娶不了個老婆必要到山西地方娶親

明是見色起意思想你在本地也決不是安分的人本縣只不往棍徒

中間你就是大恩吩咐用頭號板子重責四十這四十板打的方氏

心里落了無數的淚竟和不換知縣又發落尹鴛頭張二道你二人

放着生意不做保這樣媒便是教誘人犯法你寔說每人各得了金

不換多少尹鴛頭還要欺隱張二將每人三兩說出知縣吩咐各打

二十板將六兩謝銀追出交濟貧院公用銀子少故隣里免責俱釋

放还家又笑向方氏道你还隨前夫去罷發落甫畢許寡將銀子取

到知縣驗看後吩咐庫吏入官銀子多便許連陞着急忙稟道小人

妻子被金不換白睡了二十夜這二百銀子就断与小人妻子做遮

羞錢也該說的怎麼入起官來知縣道這宗銀子和贖罰銀子一樣

例上應該入官至于遮羞錢的話朝廷家没有与你留下這條例趣

絕許道坑的眼中出火大嚷道我們這件事吃虧的了不得与當龜

養漢一般亦可憐老爺要銀子該要那乾淨的極知縣何堪知縣大

喝道这老奴才滿口胡說你當這銀子是本縣要麼也知縣對大眾許

寡道不是老爺要难道算朝廷家要不成遇這樣婦人也知縣大怒

吩咐將許連陞打嘴左右打了五個嘴巴許寡便自己打臉扭頭在

大堂上拚命叫喊口中吆喝殺人不已真是老潑婦利害知縣吩咐將許寡

拉住不許他扭頭一面吩咐將許連陞輪班加力打嘴打的連陞眉

膀臉腫口中鮮血直流哀告着教他母親禁声知縣还大喝着教加

力打許寡見打的兒子利兒害方纔叩頭求饒銀子也不要了做司牧

樣年老潑婦只有此知縣着將原被人等一齊趕下退堂眾隣里扶

了張尹二人背負了不換同到東閨店中煩人將行李從許寡婦家

要回來從此蕭郎是路人矣睡了十八天婦人費銀二百二十台養

棒瘡這四十板比廣平府那四十板利害數倍割去皮肉孀婦兒堪疼

的晝夜呻吟不已妖浪婦人豈是輕易睡的又兼舉目無親每想起自己原是個

窮人做生意無成又奪種地前妻死去也便罷休偏又遇着冷于冰

留銀二百兩從田禾中發四五兩資財理合侯連表兄有了歸着

再行婚娶為是不意一時失算娶了個郭氏弄出天大的飢荒徵俸

掙出個命來既決意去范村為何又在此處招親與人家做養老兒

子瞎頭也不知磕了多少如今弄的財色兩空可憐父母遺體打到

這步田地身边雖还有二百多銀子濟得甚事若再營求只怕又有

別的是非來我原是個和尚道士的命妻財子祿四個字歷歷考驗

總與我無緣若再不知進退把這條窮命丟去了早死一年便少活

一歲又想起冷于冰他是數萬兩家私又有嬌妻幼子他怎麼割捨

出家學的雲來霧去神鬼不測我這豆大家業和渾身骨肉與他比較起來他真是鯢鵬我真是蚊蚋我父母兄弟俱無還有什麼委決不下想到此處便動了出家的念頭冷于冰出家是為生死無常金不換想算出家是為命運不好各有不只待棒瘡養好再定去向從此請醫調治費一月功夫盤用許多錢方漸次平復他常听的連城壁說冷于冰在西湖遇着火龍真人得了仙傳他也想着要到那地方尋個際遇此正是金不換之想也呵將舖中寄放的銀子收回又恐背負行李發了棒瘡買了個馱兒半騎半馱着走辭別了張尹二人也不去范村去了拿定主意奔赴杭州走了許多日子方到山東德州地界那日天將錯午將馱兒拴在一顆樹上暫歇瞧見一人從西走來但見

頭戴舊儒巾粹腦油足有八兩身穿破布襖估塵垢少殺七斤滿腹文章無奈飢時難受填胸浩氣只合苦處長吁出東巷入西門常遭小兒唾罵呼張媽喚趙母屢受潑婦叱逐離娘胎即叫哥兒于今休矣隨父任稱為公子此際哀哉真是折脚猫兒難拿虎斷翎鸚鵡不如雞

不換看那人三十二三年紀面皮黃瘦衣履像個乞兒舉動又帶些斯文氣魄只見他低了頭走几步又抬起頭看天看天何意看罷兩隻手托着自己兩臂穿寒態多如此又點住又點住一對眼睛只往地下瞧甚麼罵一失志如見照罷又往河沿前走到河邊又點住又點住背揉起手背揉起手來看那河水奔逝看河水人常有他却不住的點頭悲感也到像秀才們做文字得了好句一般以秀才作不換看了半晌說道這人心里不知怎麼难过包藏着無限苦屈只怕要死在這河内于不換眼中先

看我眼里不見他罷了今既看見理該問明底裏勸解他一番情
的從後面走來忽听的那人大声說道罷了是決意死也急將衣襟

拉起向面上一覆湧身向河中一跳响一声即隨波逐流尔沉尔浮

去了又用此八字繪其情狀不換跌脚道壞了誤了疾、的將上蓋衣服脱下

緊跑了几步也往河内一跳使了個沙底捞魚勢又有此佳名妙二十多

步外方纔赶上右手提住那人頭髮提的如法右手分波劈浪一赴水救

緯必見也揪上岸來緣不換做娃子時就常在水中頑要到二十歲

内外更成了水中名公每逢山河水大至他偏要賣弄手段令看的

人驚服補出不換素能這道運河他寔視如平地今日救得此人亦是天緣

不換將他倒托起來控了回水見他氣息漸壯纔慢慢的放在地下

一面又跪至樹下看行李喜得此處無人來往竟未被人拿去急忙

將駢兒牽上抬起上蓋衣服者亦必補出復到救那人的去處見那

人已扒起坐在地下和吃醉了的一般不換將自己濕衣脱下也替

他脫剥下來用手將水擰乾鋪放在地然後坐在那人面前問道你

是何處人氏叫什麼名字有何冤苦行此短見那人將不換一看說

道適纔可是尊駕救我麼不換道正是那人用手在地下連拍了几

下道何苦救我是誰要你救我語似以死為大幸也不換道看麼如聞其声我救你

到救出不是來了麼那人道爺台救我自是好意只是我活着受罪

到不如死了慰貼况父母慘亡兄弟暴逝子影孤形丐食四方今生

今世料無出頭之日但求速死完我事業爺台此刻救我豈不是害

我麼金不換道这是你自己立意如此今既被我救活理該和我詳

說我好与你做個主裁那人復將不換一看說道我还怕什麼其意謂已

死復生之人尚何我姓沈名襄紹興府秀才父名沈練做錦衣衛經

庸藏頭曳尾也歷因嚴嵩父子竊弄威權屢殺害忠良吏部尚書夏邦謨表裏為

奸諂事嚴嵩父子我父上疏請將三人罷斥聖上大怒將我父杖八

十充配保安州安置我父到保安被個姓賈的秀才請到家中教讀

子侄保安州知州念我父是個義烈人不行拘管那些紳士們聞我

父名頭都來交往又收了几十個門生誰想我父不善韜晦着門生

等擲了三個草人一罵唐朝奸相李林甫一罵宋朝奸相秦檜一罵

嚴嵩何必乃爾師徒們每到文會完時便各挾弓矢射這仨個草人賭酒

取樂于嚴嵩何損逢每月初一日定去居庸關外痛哭咒罵嚴嵩父

子力盡方回先生固不怕死者然如此行為不但自失只兩三個月

風聲傳至京師嚴嵩大怒托了宣府巡撫楊順巡按御史路楷將我

父入在宣化府門浩等妖黨同我母一時斬首又將我兄弟沈襄立

斃杖下以上事見沈晴霞外傳並明史我被時在家鄉被地方官拿獲同小妾一並

解京途次江南小妾出謀着我去馮主事家借盤費解役留小妾做

當物始肯放我去承馮公贈我數金銀兩從他後門逃走流洛河南

盤費衣服俱盡以乞丐為生今到山東此地米粟又貴本地人不肯

憐貧我已兩日夜一点水米未曾入口說罷大哭不換道你难就道

沒個親戚投奔麼為下第七十八回伏案親戚雖有但人心熾嶮难測誠恐求

禍得禍我只有一个胞姐姐在江西葉家為妻刻下現做萬年縣教

官因此一路乞丐要投奔他还不知我姐夫收与不收不換道骨肉

至親焉有不收之理你休慌只用走數里路便是德州到那边我自

有道理沈襄道敢問爺台是那里人不換道我是北直隸雞澤縣人

叫金不換要往浙江去你快起來穿了濕衣隨我到德州走遭沈襄
想了想隨即扒起牽馱同走到德州旅店安下不換立即叫小夥計
買了些吃食與沈襄充飢又要來一大盆火烘焙衣服然後到街上
買了大小內外布衣几件並鞋靴帽子等類着沈襄更換了好在店
內叙談了一夜次早不換取出五封銀子又十來兩一小色說道我
的家私盡在於此咱兩個停分了罷說的好男子沈襄大驚道豈有
此理不換道此理常有只是你沒有遇着是心念于水曹說着即分

與沈襄一半

好不換怎一變至此想
出象念深故不吝惜也

沈襄道已叨活命之恩即或惠

助只三五兩罷了如何要這許多不換道你此去江西定是否極泰
來設或你姐夫不收留難道又去江西討吃不成說出多送之由兩

人推讓了十數次沈襄方纔叩頭收下感數的銘心刻骨不換道那
馱兒你也馱了去罷沈襄道恩公意欲何為不換道我如今的心和

行雲流水一般雖說浙江去到處皆可羈留並不像你按程計日得
行走有他在我身邊喂草喂料添許多不方便此地是個水陸馬頭
各省來往人俱有非你久留之所你此刻就起身去罷我隨後慢
的行走沈襄又要推辭不換道銀子我還送你百餘兩何在一馱快
騎了去沈襄復行拜謝痛哭不忍分離不換催促再三方裝安行李
兩人一同出門相隨了六七里不換看的沈襄騎上馱兒那沈襄的眼
淚何止千行一步一哭的去了銀錢不論多少患難最足感人
此沈襄所以錢肝刻骨也正是

好事人、願做

費錢便害心疼

不換素非俠士

此舉大是光明

入賭局輸錢賣弟婦

引大盜破產失嬌妻

銀錢原同性命神仙尚點金丹得來失去亦何嫌誰把迷魂陣怨賭輸婆娘氣惱搶求賊盜心歡須臾本利一齊乾莫笑貪人無厭

右調西江月

再說朱文魁自棄絕兄弟回家日夜想算着要去山東另立日月只愁他兄弟文煒萬一回來于已大有不便一日同李必壽挹入八百多銀子放在殷氏房內殷氏笑問道這是那里來的銀子文魁道這是二頃二十畝地價共賣了八百八十兩也要算本地好價錢了殷氏道這住房幾時出脫文魁道也有了買主止與二百二十兩少賣上一百多兩罷房子原也舊些了賣契我已書寫着中見人面交明日先與二十兩言明一月後我們搬了房再交那二百兩我的事到皆停安你辦的事還沒影響這山東何日能去有二弟婦在不但搬運東西碍眼這房子怎麼與人家交割殷氏道我前後勸了他四次補無中所他咬定牙關要守一年纔肯嫁人我也沒法文魁道等的各項歸結另想妙法遣除他出門又笑向殷氏道我今日發了一宗外財早間未免地價時從張四胖子家門口過被他再三扯入過說有幾個賭在內我只用十數骰子就贏了六十多兩豈非外財為下文再賭作引說着從身邊掏夾出打開包兒笑着在坑上搬弄像殷氏道我勸你把這賭記了罷咱們也發過了萬一輸去幾十兩豈不後悔文魁道凡人發財都走的是運氣運氣催着來就有那些倒運鬼白日的送我皆下文不趁手高贏他們過了時候就有舛錯了殷氏道只要常贏不輸纔好好公平話兒只怕賭文魁道地價銀可收入櫃中二相

公家事要着寔上緊說罷出外面去了次日文魁正在街上買東西只見張四胖子忙忙的走來大笑道一地里尋你不着不想在這里破家鬼來了文魁道又何話說四胖子將文魁一拉兩人到無人處說道近日袁鬼廝店內住下個客人是山東青州府人氏姓喬說是個武舉說字跟着七八個家人都穿着滿身紬緞到本縣城裡城外尋着娶妻為賣妻氏作引只要好人才一二千兩也肯出銀子錢也不知帶着多少我昨日纔打探明白今日再三請他纔肯到我家中搃要賭現銀子說明各條三百兩少了他也不賭我已請下楊監生叔侄兩個若講到贏他必須得你去別人也沒這高手也配不上他的大注文魁道這到是場大賭只是自條三百兩太多些四胖子道你的銀子不怕撐不上楊監生爺見們麼文魁听的高興着四胖子等着他急忙回到家向殷氏說明取了三百兩銀子到四胖子家內見正面椅子上坐着一人但見

面寬口大眼睛內露出兇光頭銳鼻尖眉毛上包含殺氣身材高胖彷彿巨靈神矯孫臂骨寬潤依稀開路鬼脆弟大吼一声必定動地驚天小笑兩面亦可追魂奪魄真是花柳場中硬將賭博隊裡憨爺

文魁看罷喬武舉見楊家叔侄也在坐于是大家舉手請各上場四個人共一千二百兩都交付東家四胖子收存言明下注不拘數目每一個錢算一兩銀子四個人便擲起骰子來朱文魁听知喬武舉有錢買賣骰子只撲的和他擲要贏他几百兩纔樂擲了沒半頓飯時喬武舉越贏越氣壯文魁越輸越氣餒頃刻將三百兩銀子輸了

個乾淨還欠下四十餘兩這比乃弟幫只輸的目瞪口呆乾一句話說

不出來殺疼喬武舉道你的銀子沒了還欠我四十一兩若還頑便不

用与我若不頑可将這四十一兩找來文魁道你借与我三百兩再

頑何如喬武舉道只要東家作保我就借与你可知是不四胖子

見這一場大賭沒有得多的頭錢又見楊家叔侄六百銀子不過折

了十來兩忙應道不妨他輸下多少只用喬老爺同我要去知文魁

也手喬武舉道他家里拿的出來還是拿不出來四胖子道三四千兩

也拿得出禍根話只喬武舉道既如此何用你作保同要他再輸了

我和他要去只愁沒有不怕難說罷逃与文魁三百兩四個人又擲

起來鬼混了半天文魁前後共輸六百七十七兩直輸的和死人一

般一句將一疼錢大家方纔住手喬武舉道這七兩零兒我讓了你

文魁此時心如刀刺欲不去見喬武舉氣勢利害必非良善之人同

去又怕殷氏動氣銀子難性出拿果然內只急的兩眼通紅滿臉陪笑

道明日絕早与喬老爺送到貴寓何如喬武舉道這也使得只要加

上二百兩利錢听上句似有寬典文魁見不是話心里恨不的上吊

身死到罷又勉強道你再借与我三百兩頑輸了一摠与你何如

想他此時眉眼頭臉声氣比他喬武舉道你将銀子還了我就再

借与你若空口說白話我摠有功夫等你我的這兩個拳頭等不得

口氣是要打哩苦殺楊監生道朱大哥這頑錢的事不是一場就拉回的過日

再頑罷這位喬客人性子急些你領上取去罷又挿寫同賭人話文

魁道你說的也是喬老爺請坐我同東家張四哥取去三百多銀

子也還拿得出來喬武奉道你家是王府公府朝廷家禁門难道我走動不得麼越發一句文魁道去來去來百計支吾不來始出說罷一

齋起身四胖子送出門外喬武奉道率領家人們跟定了文魁到書房

中坐下文魁道喬老爺好容易光降又是遠客今日就在舍下便飯

寫一疼錢匹夫不喬武奉道我不是少飯吃的人一語你只拿出三

百七十兩來我就飽了喬武奉道討賬看去文魁比文魁見百計俱不

上套只得垂頭喪氣走入了內房殷氏看見忙問道輸了麼一見便

這小厮此時又不知換成文魁也不敢言語他也會拿殷氏道你的

手也不高了也沒有倒運的人白送你即以文魁話瞞神欺鬼的

弄來一骰子兩骰子輸去我將來和你這混賬賊烏龜過日月陪人家

睡鏡子當土塊的文魁罵文煒討吃話卒如其言殷子容易三百

此心傳不多時李必壽跪來說道外面那個客人要入來哩說的不

成話又借必催文魁此時真是無地可入將双眉緊蹙哀懇道是我該

死他也會乃你只將櫃上鑰匙與我罷此句話必是殷氏大嚷道三

百兩銀子還沒有輸穀又要鑰匙怎麼文魁跪在地下自己打了几

個嘴巴道還有三百七十兩未與人家哩跪着認罪自打嘴巴殷氏

听了氣的渾身亂抖將一個鑰匙口袋從身邊扯斷繩繫向文魁臉

上打去的這如何棍旋即打臉搥頭大哭起來道我的銀子嚟你開的

我苦呀我早知這般不長久我不如不見你到罷了文魁于文煒亦

前十九回針縫相對一樣文魁道我的好奶悄声些見休教二相

公家听見了可憐兩殷氏道什麼二相公家三相公家听見听不見

緣在氣頭上偏要嚼正吵鬧着李必壽又跪入來說道大相公快起

來出去罷快起來三字為他沒那客人把桌椅都踢翻了聲要拉

出去剥皮哩已走出院來了文魁連忙站起道你快向他說我在

裏邊秤兌銀子就出去也顧不得殷氏哭鬧將櫃子開放取出三百

五十兩餘外將四小錠揣在懷內此時還顧的那移殷氏見拿出一

大堆銀子來越發大哭大叫不已文魁跑到書房向喬武奉道這是

三百五十兩紋銀寔湊不出那二十兩來了喬武奉打開都看了手

里掂了几掂估計分兩不錯着他家人們收了說道二十兩銀子也

有限的將來賭時再扣除罷到底被文魁省去無怪今頭也不回帶

領家人們去了文魁落下二十兩教李必壽收拾起桌椅急忙入裏

邊安頓般氏跪到點燈時美晚間睡在被內長吁短歎想到疼處

一樣喪考妣况六七百兩耶大罵一聲薄福的奴才自已就打几个嘴巴殷氏也不理他由他自

打自罵姜氏在後院中白天里便听的兩口子叫吵此刻又隱緜

听的罵奴才話向歐陽氏道你去到前边听是為什麼歐陽氏

道不用听是為輸了錢人家上門討要已經与遇此刻还後悔在那

里姜氏道你去听到底輸了多少那樣吵鬧歐陽氏道誰耐煩去

听他先作姜氏道我一定着你去走遭歐陽氏起來走至前边窓下

只听的文魁罵道倒運的奴才你是自作自受說罷听的自已打嘴

巴一則疼錢一則借此待了一會又自打自罵起來忽听的殷氏說

道銀子已經輸了何苦不住的打那臉從今後改過我們怕不是好

日月麼等我設法將禍害頭除去咱們住在山東就斷一個錢頑

不得了歐陽氏正要回去听了這兩句話心下大疑竟一屁股坐在
台階上又听的文魁道我想起甚麼來就被張四胖子那勝奴才勾
了去輸這樣一宗大錢財殷氏道我還沒問你今日來要賭賬的是
個誰文魁道是個山東人姓喬这小厮甚是有錢狂妄的沒樣見殷
氏道他到我們这里做什麼漸次文魁道說他尋的娶妾來了殷氏
道此話果真麼一問已成見文魁道我也是听的張四胖子說殷氏道大
事成了文魁道成甚麼殷氏道你有才情打發兄弟就沒才情打發
兄弟的老婆這喬客人若不是娶妾便罷了若為娶妾現放着二相
公家他贏了你六七百兩銀子也是不心疼的錢怕拿他換不回來
麼宜速看下回再看第二十三回遇林總兵方妙文魁道他要守一年纔嫁人这事如何做
得成殷氏道你連這門個調度都沒有怪不得文魁道他若應承你就將
輸銀子你明日拜這喬客人就陪他娶妾的話他若應承你就將
二相公家許他止和他要原銀六百五十兩他若是不看二相公家
更妙若必定要看到其間教姓喬的先藏在書房內我將二相公
家誑謊出去從窻子內偷看二相公家人才量他也看不脫這奴才
之再和他定住個日子或三更或四更領上幾個人預備下一頂轎
子便搶到轎內就娶的走了你到這一晚在家中斷使不得可于
點燈後就去張四胖子家與他們頑錢去一個村鄉地方又沒城池
阻隔只教姓喬的在遠處地方覓魁的成了親立即回山東去生米
做成熟飯還有什麼說的這奴才何毒狠至此文魁道萬一姜氏叫喊段誠家
女人不依起來村中人听见拿住我与姓喬的都不穩便他憲的殷
氏道我教你去張四胖子家頑錢正是為此况三四更鼓也沒人出

來即或弄出事來你現在朋友家一夜未回有不是都是搶親的罪
犯告到那里也疑不到你身上世上那有個叫着人搶弟婦的誰也
不信這個話世界再不信的事方是這還是下風頭的主見我到搶
他的這日點燈時候我多預備几壺酒與二相公家較量他不吃我
與他跪下磕頭定教他吃几大杯他的酒量小灌他個大醉着他和
死人一般文魁道若是段誠家女人將來有話說該怎麼般氏道他
將來必有話說你可到縣中遞一張呈狀報個不知姓名諸人黃夜
搶劫孀婦遮飾内外人的耳目姓喬的遠奔山東那里去拿他你做
原告不上緊誰與他做苦主文魁听了拍手大笑道真智囊真奇謀
憲事周到我明日就去辦理歐陽氏听了通身汗下低低的罵道好
一討萬別的狗男女拿了個主見真好婦人到走回後房一道
誅了一遍拍姜氏嚇的魂飛魄散軟癱下一堆不由的淚流滿面道
这事我惟有一死而已歐陽氏笑道兵來將擋火來水澆他們有奇
法我們有妙破為什麼就說出個死字來竟視文魁夫婦此時最易
處斷只看他燈後請你吃酒的日子就是喬賊搶親的日子話甚明
非男子可及我逆料喬家斷不敢一二更鼓來除非到三更内外又明如
到其間要將計就計如此如此怕他飛上天去胆量智術都有之姜
氏道若他不中我們的計該怎麼歐陽氏道他若不中計我們到一
更天後我和你沿街吆喝道破原委先教閭村人知道比般氏主見
本村中人好事的也最多他這親便有一百分難搶我同主母在我
表嫂張寡婦家暫停一夜到天明或告官或凭人說合評斷大鬧上
一番將他兩口子前後事件並前後陰謀播弄的人、共知與他們

分門另住等候二相公的歸期他恁然再要害你他的声名已和猪狗一般必須過得一年半載方好報復這一打算比殷氏高低又何

要算晦氣姜氏道任憑你罷我今後身帶短刀一把設或皮起不測

不過一死而已我也不怕了能將一死字勸被便是完名全再說朱

文魁一早起來就去在袁鬼廝店中拜喬武奉兩人叙談起娶妻的

話來喬武奉道我各處看了好幾個沒一個好的文魁道婦人俊俏

的極難只好百中選一我也不怕老兄笑話這樣東西他還要

到俊俏兩字舍弟婦可為一縣絕色沒他說不喬武奉大樂道今年

多少歲了有丈夫沒丈夫文魁道今年二十二歲了寡居在我家中

無見無女只是他立志一年以後纔肯改嫁不然到是個好姻緣喬

武奉道可能着我一見不能文魁道也從不出外來如何得見喬

武奉道必定人物中平因此就不敢看人見了文魁道中平中平

如聞其聲老兄真是夢話隨將姜氏的眉目面孔身段高低誇獎了個天

花亂墜喬武奉听的高興笑問道可是小脚麼此夫人必自文魁道

脚小何足為貴若粗而短軟而無骨再脚面上有高骨凸起謂之鶻

頭遠看到也動人入手却是一段肥肉像此等脚他便是真正三寸

金蓮寔連半個狗屁不值他到是相脚柳庄識我不該自誇賤內的

脚就是極有講究的了據他說還要讓舍弟婦儿分又將老婆也供

事體不成世寧有如此猪狗耶喬武奉听得高興不住的在頭上乱拍道我空活了

三十多歲止知脚小便好真是沒見勢面之人說罷促膝揉手笑說

道这件事端的要借重作成方好文魁道老兄若肯把贏我的六百

五十兩还我，管保事體必成喬武奉道那有限的幾兩銀子只管

拿去但不知怎麼個必成文魁道這必須定位是那一日或三更或

四更纔可做隨向喬武舉耳邊叮囑要如此如此喬武舉听了個捨

字大喜道我一生最愛捨人只用听這句話賊子亦當猛省奈伊賦

理論利害也此事定在今晚三更後若講到成親我的奇秘地方最多人

數可一呼而至這些說還了的銀子六百五十兩你此刻就拿去看

就不怕又留文魁吃了早飯低声問道尊府上下有多少人文魁道

男女止六七口喬武舉道更妙更妙文魁歡喜喜背負了銀子回

家將前後話告知殷氏殷氏也歡喜之至到了燈後文魁着李必壽

看守大門与他說明原由這奴才也是同惡可恨不許攔阻捨親的人自己往

張四胖子家去了得意而去殷氏先着李必壽家老婆拿了一大壺

酒一奉盒吃食東西擺放在姜氏房內少頃殷氏走來說道二兄弟

家你連日愁悶我今日備了一杯水酒咱姐妹們好好的吃几杯酒

氏早已明白了心上甚是害怕只愁捨親得來的早歐陽氏笑道這

是大主母美意連我与老李家也要叨福吃几杯所謂將計殷氏大

喜道若大家同吃更高興些只是还得一壺酒歐陽氏道我取去少

刻与李必壽家女人說笑又拿了兩壺來姜氏道我的量小嫂

子深知既承愛我子也少不得捨命相陪今預先說明我吃一小杯

嫂吃一茶杯不許短少殷氏知道姜氏量極平常打算着七八小

杯就可停當于是滿臉陪笑道就是你一小杯我一茶杯罷歐陽氏

向李必壽家道大主母酒你斟一主酒我斟每人各守着一壺不許亂

用也不許斟淺了都要十分杯誰錯了罰誰十杯此歐氏與姜氏殷

氏着他兩個也坐了四個婦女吃起來沒有十來杯李必壽家女人

便天地不醒歪在一邊殷氏也吃的秋波斜視粉面通紅口里不住
說姜氏量大與素日迥不相同原來姜氏吃的是一壺茶殷氏那里
理論兩個人逼住一個殷氏頭前還顧的杯、相較次後便混吃起
酒來杯到口就乾那里還計的搶親的話說直吃得立刻倒在一邊
不省人事此為法自斃歐陽氏見他二人俱醉倒又拿起壺來在他
二人口中灌了一會惡極竟可方纔同姜氏到前邊房內歐陽氏用
炭錘打開了櫃上鎖子將銀子取出姜氏止帶了一百五十兩就覓
得沉重的了不得歐陽氏頗有氣力儘帶了七封銀兩回到後邊將
預備現成的靴帽衣服穿襯起來兩個都扮做男子開了後門一直
往西北上行去這都是歐陽氏早已定歸停妥的一個裝做秀才一
個裝做家業剛走巷口姜氏道你日前說的離本村三十八里有個
王家庄是箇村鎮子可以僱車奔四川道路日密高話似此黑洞
洞的又竟的沉重腳底下甚是費力一百五十兩已重矣况該
恁處一出門便歐陽氏道昏夜原難走路只用再走兩條巷村盡頭
處便是吳八家店他那里有七八間住房不拘怎麼將就上一夜他
若問時就說是城中人尋朋友天晚不遇明日天一亮即起身端的
人認不出不言兩人逃去且說喬武奉他的名字叫喬大雄是大寇
師尚詔得一員賊將補至此方他們的黨羽也不下四五萬人立意要
謀為叛逆伏下第二十四回至三在各山停留者一半其餘都散在
四方河南通者每一州縣俱有師尚詔一個頭目率領多人日夜在
城鄉堡鎮闖蕩採訪富家大户的跟脚或明劫或竊取弄的各衙門
盜案不一又差人在賭場中引誘無賴子弟入夥喬大雄就是虞城

縣一路頭目今日朱文魁着他搶奪弟婦正撞在他心上因此他将六百五十兩銀子立即付与原是欲取姑与之意到还不在于婦人好醜上計較這日三鼓以後其時刻也不出歐陽氏所料打探的街上無人積聚

了六七十賊人在村外埋伏了一半自己帶了三十餘人抬了轎子

前、後、的行走的文魁門首李必壽知道是搶親來的連忙開門

放入四字妙這奴才惟恐遲也衆賊一進門先將李必壽口中塞了個麻繩蛋子

捆綁起來麻繩蛋入口惟能然後把大門閉了點起火把分頭查照

入去見殷氏容貌嬌好睡在了炕上喬大雄道就是他三字令人滿

醉中被淫時猶以衆人抱入了轎內又復打開了各房箱櫃將衣服

為文魁否呵、首飾銀錢凡值幾個錢的東西搜取一空呵呀將文魁心肝腸肚全

謀的老婆吃虧到那個止留下些粗重之物忽消了一聲將搬氏擁

載而去快活到了天微明文魁借了個燈籠回家來打聽這小廝

走一步心上定得意一步以見門戶大開着心中說道這李必壽真

為弟婦被搶禍害永除矣是無用搶的人去也不收拾門戶請入內院看及至到了二院見李必壽背

擲在柱上呀不由的大驚失色再請入內院看問他又不說話只是蹙眉點

頭此麻蛋子文魁情知有變急忙跑入內裏急跪亦見箱櫃丟的滿

地阿各房內諸物一空呀從頂門上一桶冷水直涼到脚心底他到

了于冰急去尋殷氏此時已被姓喬的止見李必壽見女人坐在地

下哭不想衆賊因他喊叫打傷了脚腿忙問道你大主母那去了此時

還只揀着婦人道我耳中听的人声嘈雜看時見有許多人入來被

一人將大主母抱出去了抱字毒極又問二主母哩婦人道我没見

下落彼時他已醉文魁用拳头在自己心上狠打了兩下一頭向門

下

上觸去原沒活法了跌倒在地鮮血直流此後兄弟無可打家產無可分
無可嫁老婆話無可听山東一搥也去不成乃父被毒骸骨李必壽
永無回日將此回与第十九回合看有無限快人心目處
家女人嚇的乱吼乱叫過往人見門戶大開着又听的有婦人叫喊
大家一齊入去見李必壽被擲在廳柱上取了口中的麻蛋子纔說
出話來方知道是被賊打劫到後院將文魁挽扶出來問他緣故文
魁只是搖頭說不得衆人与他色了頭頃刻間動了一鄉俱來看問
稀奇事只因文魁做人不好沒一個心上不快活的地方鄉保鄰里
人等不敢擔承都去稟報本縣文魁也只的寫了一張呈詞將賣弟
婦話不題止言在張四胖子家与山東青州府人武舉姓喬的同賭將
輸銀坐索明火打劫家中銀物衣服并搶去嫡妻弟婦僕婦等情細
述後面將開場一賭大失單投控入去縣官見事體重大一面申報各
憲一面將開場同賭並店家袁鬼厮以及隣舍地方人等一齊拿去
訊問又分遣幹役限日查拿文魁一夜之間弄了個家產盡絕將老
婆也賠墊在內豈非奇報正是

周郎妙計高天下

賠了夫人又折兵

大造若無速報應

人間何事得公平

第二十四回

恤貧兒二士趨生路

送貞婦兩鬼保平安

蕭子孤鷹任天涯何處是伊家宵來羽倦落平沙風雨亦甚嗟

蓬瀛瑤島知何處羞对故鄉花閨山苦歷泣殘霞隨地去可棲鴉

右調閨山令

且說冷于冰自那日斬了妖龜隨處遊行救人患難疾苦又到雲貴

福建兩廣地方遍閱名山大川古洞仙迹凡碧雞點蒼金蓮玉筍烟
蘿銅鼓紅雀鹿角等處勝景無不走到因心恋蛾眉復与木仙一會
臨行送茶杯大桂寔二個第十回龍要去一枚火遊罷蛾眉入城都省會見

山川風景真乃天府之國為前朝帝王發祥之地遊行了半天厭惡
那城市繁華信步出了東門此時已日落時候早看見一座廟宇約

在二三里遠近款行去見廟已損壞内外寂無一人正殿神像盡
皆倒敝東西各有禪房先到東禪房一看偏先看地下鋪着些草節

不潔淨之至隨到西禪房就坐在地下道今晚在此過宿罷說着凝
神冥目運用回光返照工夫將到昏黑時候只听的有人到東禪房

内又听的一人問道你來了麼誰那人應道來了又是誰于冰听了道
我這眼昏黑之際可鑑百步無異白晝怎麼到及看見那边房内有

人想是他畏寒身在草下也未可知只听的一人問道此刻身上好
些麼一個回答道今日下半年少交輕爽些一個道有討來稀粥半

瓢還是熱的相公可趁熱吃些此文煒段誠主僕也于前九回早伏
跡此刻送于冰到廟内轉刻冷了害病的人如何吃得一人道我肚

中也覺的有些飢你拿來我吃几口一個道如今好了春間天氣溫
和飯也比前易討去年冬天和今年正月真正凍死餓死兩個人討

的還不穀一個人吃可憐看此文群相公要放開懷抱遇到那里是
亥受日前之報那里或者上天可憐有個出頭日子也未敢定又听的话咂有聲像

個吃的光景于冰听了半晌心里說道這是兩個討飯吃的乞兒怎
麼一個称呼相公原也又听的一個道我的哥令兄已當烏龜到
回家多時了一個道那樣變馱的東西相公說起來便哥之長短真

令人不服若論起幫林相公那三百多銀子就到如今苦到這步田地不但相公就是我也沒一點後悔一個道想他夫妻二人自然也早到荊州了還不知那林總兵相待如何于听冰了這几句話那里还坐的住重幫人三起來走入東房內只見一年紀四十餘歲人看見于冰連忙站起道老爺是貴人到此何事必係見于冰神采光耀氣度冲和不敢以衣貌定人故以老爺稱于冰道偶爾問地下僥着的是誰那人道小人叫段誠自此方出其名却先要說這害病的是小人主人于冰道何處人氏段誠道我主人是南河歸德府虞城縣人姓朱名文煒現做歸

德府廩膳秀才也值得于冰笑了笑這一笑將廩膳聲價頓減又見那朱文煒說

道晚生抱病不能叩拜祈老先生恕罪于冰也就坐下問道尊駕害

何病症文煒道乍寒乍熱筋骨如酥頭疼幾不可忍于冰道此風寒創飽之所致也階段誠道有水沒有段誠道此處無水于冰道適纔

稀粥盡了沒有段誠道還有些里于冰道有一口入肚即可以愈病

矣教段誠拿來在粥內画了一道符令文煒吃下文煒見于冰丰神氣

度迥異凡流忙接來吃在腹中真如乾露洗心頓覺神清氣爽扒起

來連、叩頭道今朝際遇上仙榮幸無既又問于冰姓諱于冰道我

廣平冷于冰是也總在西禪房聞盛价有幫助林相公三百多兩之

語願聞其詳文煒淚流滿面道若提起這件事便是晚生乞占之由

了不曰乃兄尚曰這遂將恁般離家父死在內恁般討賬遇林岱賣

妻贈銀三百二十七兩又代當行李打發起身往荊州于冰道此盛

德之事惜乎我冷某未曾遇着讓仁兄做訖段誠又將文魁恁般分

家恁般打罵赶逐出廟獨自回鄉此文煒不忍言文煒又接說投奔

段誠代說為是

崇寧縣被逐出境外始流落在這廟內主僕討吃度命說罷放聲大哭段誠亦流淚不已于冰亦為惻然說道朱兄如此存心行事天必降汝以福文煒又言河南路遠意欲先到荊州投奔林岱苦無盤費只索在此地苟延殘喘于冰道送兄到河南最是容易但令兄如此殘忍何難再伸辣手誠恐傷了性命反為不美不如先到林岱處另做別圖所慮者林岱若不得時你主僕又得在荊州乞丐徒勞跋涉無益也我亦在此地住一半天你二人明早仍去乞食到第三日早間我自去裁處說罷奉手過西禪房去了文煒主僕互相疑議也不敢再問于冰叫出逐電趨塵二鬼第三秘吩咐道你兩個此刻速到湖廣荊州府提兵官林姓衙門內打听四川秀才林岱夫妻在他衙門劫了汝輩再打新他景况好不好限後日五鼓報我知道二鬼領命去了汝輩再打新他景况好不好限後日五鼓報我知道二鬼領

二日午盡未初時候二鬼早行回來稟覆道荊州提兵叫林桂芳年六十餘無子如今將林岱收為已子有此際文煒遇周濟得人矣內外大小事務俱係林岱總理父子甚相投合于冰收了二鬼午後文煒同段誠回來于冰道我已查知林岱夫妻在荊州提兵林桂芳署內甚好你們去投奔他再無不照拂之理我今歲從家中帶出銀二百三十兩前與金已用去二百多兩今止有十八兩多銀子目今三月正值菟兔花水汛搭一隻船不數日可到此銀除一路盤費外还可買几件布衣就速尋船去罷隨將銀子付與助人不在多少貴當其時主僕二人喜歡的千恩萬謝叩拜而去于冰出了廟中走至曠野心喜道今日此奉不但全了朱文煒兼知林岱的姓名下落又教我放心了一處又走了數

步猛想起三字入文煒不知有妻子沒妻子只此一想已過如無妻

子罷了若有妻子他哥文魁已回家中載有餘定必大肆凌逼庸

平婦人改嫁到罷了設或是個貞烈女子性命難保想罷急回廟中

要問這話奈他主僕已去于冰還望他回來等了一會笑道河南可

頃刻而至何難走遭况別連城壁已及三年也須與他想個落脚處

豈可長久住在金不換家直隸亦須一往于是于無人之地駕起風

雲早到虞城縣地界將起塵喚出吩咐道第四用你去虞城縣朱文魁

家查他兄弟朱文煒有妻子沒有刻下是何光景朱文魁夫婦相待

何如詳細打听莫悞起塵去了一個多時辰不見回來于水深為怪

異又叫出逐電查覆少頃二鬼在道上相遇一同回來起塵稟道小

戶人家非名門土宦可也最難訪查况他家又住在栢葉村離縣七

細問戶竈中雷諸神此等神祇家俱有盤問他們自不入于妄已

訪的明白遂如此這般細說了一遍省無限又言前日晚間起更時

分姜氏同段誠女人歐陽氏俱假扮男子分帶銀五百兩欲奔四川

尋朱文煒去本日住在吳八店中昨日止走了十五里像住在何家

店中今日搃快也不過走十數里此刻大約還在西大路上行走此

說部不可不補出于冰大笑道是不出吾之所料幸虧來得不遲不

者為下文問答地早四川道路豈是兩個婦人走的還得我設處一番為下文只是朱

文魁固屬喪心其得禍亦甚慘若非歐陽氏兩次竊听姜氏亦難死

全也却是足見上天報應甚速再看日已西斜收了二鬼急忙借土

遁向西路上趕來不過片時見來往人中內有兩個人異樣頭前一

面

個穿灰布直裰像個家僕打扮後面跟着一個穿着藍衫儒巾皂靴步履甚是艰苦文雅之至一語畫出姜氏于冰緊走了几步到他跟前一看但見

頭戴儒巾面皮露脂粉之色身穿潤服腰圍現嫵娜之形玉項低

垂見行人含羞欲避柳眉双鎖愁遠路抱恨無涯此聯不但雅切兼寫姜氏心情

如靴底厚而長疑是凌波鞵色襯未緊袍袖寬而大莫非鮫綃製

裁剪不齊容貌端妍寔有子都之韻肌骨薄弱却無相如之渴宜

猜繡幃佳人莫當城闕冶字此讚借男子罵婦人形容得神情如見無一泛辭深費雕琢矣

于冰見他羞容滿面低頭不敢仰視心下早已明白也不問他話離

開了七八步在後面緩々隨行看見百步內外有一店兩個人走入

法對面執持持是一會也入店內見他兩個在東下房北間于冰就住

大錢四十五文房錢不要于冰道我起身時如數与你飯是不吃的

了小夥計去對過打發飲食酒喫又送入燈來于冰忖度道此刻人

尚未靜酒少待片刻再與他們說話又待了一會見門戶早已關閉

于冰道這也是他迴避人的意思我也不必驚動且等到明日再說

依舊回南屋打坐次日天明听的北房內說話商量要僱車子于冰

看了看見已開門便走入北房奉手道老兄請了只見姜氏甚是着

慌像歐陽氏道相公有何見諭于冰坐在地下板橙上問姜氏道老

兄貴姓偏不答姜氏也只得答道姓朱于冰又問道尊諱姜氏沒

有打点下個名字便隨口應道賤名文煒像于冰道是那縣人姜

氏道虞城縣栢葉村人于冰道這是屬歸德府管轄了姜氏道正是

于水道這也是個大奇事歐陽氏道一個名姓地方有何奇處于水道天下同名同姓者固多也沒個連村庄都是同的我今年在四川

成都府東門外隨話即入龍神廟中見一個少年秀才名姓地方都与老

兄相同還跟着家人叫做段誠陡出段誠名字也姜氏忙問道此人

在四川做甚麼于水道一言難盡他有個哥，叫朱文魁他所問隨

將成就林岱夫妻併他哥，如何長短詳說了一遍姜氏道這諱文

煒的与我最厚夫妻之厚原也非假既言被他哥，趕逐不知他近來光景何如

他像棲身何地于水道他如今困苦之至又將文煒投奔崇寧縣被趕

逐出境又不得再回金堂無奈住于成都關外龍神廟中主僕輪流

討飯吃此二婦所不忍聞者老兄既言交厚我理合直說姜氏同歐陽氏听了

泣却神氣沮喪要放聲大哭于水道老兄眼中落下淚見其厚亦作打趣語耶

歐陽氏問道老相公尊姓到此刻纔問以前皆願不得于水道我姓冷名于

冰直隸成安縣人歐陽氏道老相公適纔說今年見他兩人此時還

是三月上旬好几千里路不知是怎樣個走法此于冰疎忽處于冰

心里說道怪不得此婦与他主母出謀定計果然是個精細人因笑

說道是我說錯了我是昨年十月里見他們歐陽氏道這就是了我

說如何來的這樣快姜氏拭去淚痕又問道先生沒問他几時回家

麼于水道我見他時他正害病姜氏驚道什麼病可好了麼于水道

也不過風寒飢飽勞碌鬱結所致病是我与他治好了至于歸家之

念他無時不有只是他主僕二人一文盤費沒有如何回來我念他窮苦又折听的林岱与荊州提兵林桂芳做了兒子大得時運我幫

了他十八兩銀子打發他主僕去荆州後我纔起身姜氏聞听大喜

道先生真是天大的恩人恩人字樣我磕几个頭罷說罷恰待下床

叩謝顧不得檢点了歐陽氏悄悄的用手一捏姜氏方纔想過來止記得是

朋友等又問道他到荆州林岱定必幫助到只怕一半月也可以到

荆州恐不如所于冰道他因他哥不仁回家恐被謀害定要久住

荆州臨行再三囑托我務必到栢葉村面見他妻子姜氏姜氏二字

又几句要緊話着我說我受人之托明日还得去尋訪这栢葉村方

好漸次相引可姜氏道我就是栢葉村人連忙承應急急他得眷屬從

不避我有什麼要緊話和我說一樣于冰笑道豈有人家夫妻的話向

朋友說的姜氏急急殺姜氏心急如火又不好催逼歐陽氏心生一計道老

朋友說的急急殺姜氏心急如火又不好催逼歐陽氏心生一計道老

如此我說了罷令二兄起身時就從他言令大兄文魁為人狡詐

不堪回家必要謀害他的妻子姜氏恐怕不能保全看姜氏同段誠

家女人同到我家中住一二年等他回來再商量過法費無限周折

歐陽氏道尊府離此有多遠于冰道離此也有二千餘里歐陽氏道

可有親筆書信沒有寔婦人中于冰道一則他二人行色匆匆二則

一個做乞丐的那里有現成筆硯書字是沒有的姜氏听了看歐陽

氏牽動歐陽氏低頭沉吟也不言語也這主意原于冰道你們的意思

我明白了你們為人心不測怕我把姜氏拐帶他鄉豈可冒昧應許

荆州斷無夫妻同去之理家中又無安身之策因此心上作難道破

微隱歐陽氏仍是低頭不語于冰道你們不必胡疑忌于我從三十

二歲出家李仙訪道一十九年雲遊天下到處里救人危救人急願

得仙人傳授手握風雷雖不能未動先知眼前千里外事件如現掌上不

此說終不肯信歐陽氏道老相公既有此神術可知我的名字叫甚麼亦開

山之于冰大笑道你就是段誠妻房歐陽氏他是文煒妻房姜氏等

話實亦驚人兩人彼此相視甚為該然于冰道我原欲一入門便和你們

直說恐你們婦人家疑我為妖魔鬼怪到難做事申明因此干言萬

語寧可費点香舌只能發投打發你們起身就罷了不意你們過于小

心精細我也只得道破了方一直姜氏大為信服歐陽氏又笑道老相

公可知道我們此番是如何出門惟他還要于水道你們是大前日

晚上將殷氏同李必壽家灌醉一更時出門在吳八家店中住了一

夜第二劫又在何家店中昨日到此處此番你主母不遭賊人喬

不以真歐陽氏听罷連忙扒倒在地下亂叩頭至此方心鬼如此人安得

着叩拜此係早已口中亂叫神仙老爺救命于冰着他二人起來問

道可放心到我家去麼歐陽氏道這若不去真是自行死路了于冰

道我有妻有子亦頗有十數萬兩家私此于冰不得已而言也你二人守

侯一年半載我自熱替你們想夫妻完聚之法再拿我一封詳細家

書我家入自必用心照料萬無一失但你們鞋弓韃小怎能遠歷關

山我与你們僱車一輛再買辦箱籠被褥我暗中差兩個極安當人

相送用二鬼勝人百倍矣若遇泥濘道路上下險坡少不得下車行走設或竟

得有人挽扶你們切不可大驚小怪此即吾所差送之人行理合先姜

氏道被褥是必用之物箱籠可以不必于水道五百兩銀子可是你

兩個身邊常帶的東西麼如此安得不服兩婦人又從新扒倒叩頭于冰
又道你們在此再住一天明早上路我好從容辦理但我身邊沒有
銀子此事二十多兩可行姜氏忙從懷中取出一封銀子來付与于
冰去了到午後催來一老誠車夫牲口亦皆健壯小夥計從車內托
入紬被褥二件布被褥二件被套一個箱籠一個鎖子一把大錢八
千餘文又錢袋一個絨毡一條兩單兩大塊行裝無不備矣于冰道車價銀
二十四兩我已与過十二兩餘銀到成安再与是我与車夫說明白
的箱籠被褥等物共用銀九兩五錢交付姜氏將餘銀收訖說罷到
南間房內和店東借了筆硯封寫家書燈後閉門打坐姜氏和歐陽
氏亦不敢絮話至次日早于冰將家信一封付与歐陽氏道到成安
不過二三日逢春外有符一道可司那几百銀子俱放在箱內搬運時
次你兩個可用心一路扶持姜氏主僕到成安縣我家內安置箱籠
內有神符一道務必取回此差与別差不同酒要加倍小心誠敬我
記你們第一大功若敢生半點玩忽之心經吾查知定行擊散魂魄
慎之慎之防二鬼于路戲玩也二鬼道回來到向地銷差于冰道到雞澤縣金
不換家回覆我于冰吩咐畢回來又叮囑車夫然後打發姜氏主僕
起身兩婦人跪懇于冰同去于冰道我的事體最多况有我書信和
我親去一樣一路已差極安當人隨地護持放心放心只問舉人冷
逢春象就是姜氏甚是作难于冰催逼上車起身去了于冰亦隨後
駕雲赴雞澤縣探望連城壁正是

為君全大義

聊且助相缺

夫婦兩成全

肝腸千古熱

第二十五回

出祖居文魁思尋弟

見家書卜氏喜留賓

荆樹一伐悲鴈旅燃箕煎豆淚珠淋木本水源宜珍重且相尋
客途陡逢羞莫避片言道破是知音異域他鄉恰素心幸何深

右調花山子

再說朱文魁被大盜劫去家財妻子自己頭上又撞下個大窟滿心
里淒涼一肚子氣苦虞城縣傳去問話頭上色裏不甚嚴密受了些
風吹回到家人中膀腫起來才腦袋日大一日發可現李必壽只得與他
延醫調治方得腫消痛止慢々的行走又過了一兩天親自到縣里

丁府去照會武卒有無其人拿解的請說詢捕役們者諺名陳濤

訪踪影全無抱恨回來逐日家悲々啼々哭個不止又想起房價銀
子尚未歸結遂到買主家說話買主道你今搬了房今日銀子就現
成朱文魁妻財兩空那里還有山東住的心腸在本村看了一處土
房每月出二百文房錢又想了想家中还有些箱櫃桌椅磁錫鈇器
等物到此際留之無用棄之可惜就一齊搬來这几間土房內也放
不了許多又且是些粗重東西催人抬送也得費錢于是又到買房
人家說了情節要減價一摠賣與買主憐念他遭逢的事苦又圖占
他點便宜同他看視了一遍開了個清單把價錢講明連房價一共
與了他三百七十兩文魁也無心揀擇吉日收了銀子就同李必壽
夫妻二人帶了几件必用的器物搬入土房內居住苦將房價并賣

了家器銀子打開從新看過又用戩子俱歸併為五十兩一色餘銀

預備換錢零用收拾將完猛將房子四下一看竹窓土壁那些椽一

條一者得甚是分明上面連個頂棚沒有回想自己家中光景何等

體局孰意几天兒就弄到這步田地真是難堪之至不由的呼天籲地大哭

起來凡人讀經史記傳以及小說等類見有悲苦事無不代前人扼腕

多此亦亂臣賊子哭了一會倒在炕上千思百慮竟的這後半世沒

個過頭的好端端的一家人口財產被他鬧欲要帶銀兩尋訪妻子又不

知他被劫何地此時滿肚皮看捕役們的牽動日受比責是個寔在

拿不住並非偷閑玩忽山東行文查問看來也是紙上談兵自己又

知道素日得罪鄉里可憐者少暢快者多將個飽暖有餘的人家弄

了個一掃精光想到極難處又大哭了一番又着人大猛然想到文

燴段誠身上不禁拍胸大恨道沒人心的奴才步便終身上無此想

罵也你止有一個兄弟听信老婆的言語日相高做謀奪家產的

想頭不用夾棍便供出夫後到四川因他幫了姓林的幾百銀子借

此便動離絕之念又自叙出若講到胡花錢我一場就輸了六百七八

十兩比他的多出一倍他花的銀子是成全人家的夫妻千萬人道

好此際竟純是天理深我花的銀子白送了強盜還貼上老婆搭了

弟婦把一個段誠家女人也被他稍帶了去如吮銀錢諸物洗刷一

空房產地土統歸外姓我臨行止与我那兄弟如讀毛詩常棣章矣

留了十兩銀子能彀他主僕二人几日用度且又将父親靈襯置之

異鄉他生養我一場反受其害越發是渾然天理無一毫人惑矣此

此丟与我那窮苦兄弟于心何安于我字下又添出窮我起身時九

月將盡他止穿着單衣兩件又無盤費被褥三冬日月搃不凍死定
行餓死想到此處痛淚交流此淚是天性中淚與顏前所哭的淚自
大不相同皆朱文魁一生所無者

已罵了声狠心的奴才打了十几个嘴巴罵的是打
的更是打又想起兄弟素

常好處在慈源寺中打了他三四次并未發一言講到分家到是段

誠還較論几句他無片語爭論就被我立刻逐赶出去我便偷行回

家不管他死活想到此處又打了几個嘴巴看他輸了錢也打後悔
了也打人孰無臉做了

朱文魁的臉這罵道奴才你分的家在那里妻子銀錢在那里田地

臉也晦氣之至正是逐離兄弟賣
弟婦霸家產都不

房屋在那里我這樣人活在世上還有甚麼滋味

論止安心請庸醫弒父棄靈柩于異恨將起來將門兒閨閉把腰間

鄉凌遲處死亦可立行斬決亦可也這一叫更痛似
前頭許多後悔正欲尋上吊的

的絲帶解下面向西叫了兩声兄弟床沿上拿主意一兩也丟不下李必壽家兩口子在下房內叫得文
也方忽回頭見桌上堆着二三百兩銀子还未曾反藏復回身坐在

魁自打自罵好半晌也不敢來劝他此刻声息不聞又看見將門兒

閨閉着大是驚異連忙走來推門一看不想還在床上坐着文魁看

見大喝道去罷不許在此混我的道路还是要尋
死的口吻李必壽連忙退回

文魁想了半日忽然長歎道我何昏愦至此又不願死了然有此一
句便可起下文等事

現放着冬百七八十兩銀子我到四川不過費上五六十兩還有三

百餘兩尋着兄弟將此銀与他也省的白便宜外人再与他高着日

後的結局設或他凍餓死也是我殺了他就將此銀与段誠也算是

跟隨他一場又要恩
及段誠然後我再死不遲又想及山東閨拿喬武奉老

婆已成破貨無足輕重也虧他想出
個破字來若拿住喬武奉追賍報仇也算

是至大的事體我意料文書至遲再不遇耽延上數天到底該等一

等下落為是主意定了依舊隨緣度日起來再說姜氏自冷于冰催車打發起身後一路上行、止、出店落店多虧二鬼扶掖無人看出破綻姜氏係于冰早行說明暗中有兩個安當人相幫起初二鬼扶掖時眼里又看不見不知是神是鬼心上甚是害怕過了兩三天後視為尋常披霜帶露許多日子方到了成安縣入的城來車夫沿路問奉人冷逢春住在何處就有人指引道從大街上轉西巷內有一處高大瓦房門外立着旗杆還有金字牌匾最是易尋的車夫將車兒赶到門外歐陽氏先下車來門上早有人問道是那里來的歐陽氏道是尊府太爺冷諱于冰打發來的有要緊話說門上人道于冰兩個字係我老主人的諱你少待片刻我去与你通報又道客人貴姓牠該說與我知道歐陽氏道請客中裏邊的相會歐陽氏姓姜氏下車走到二門前見一少年主人跟着四五個家人迎接出來向姜奉手姜氏從入了城便心跳起來像極此時又羞又愧平空投奔面人家又係婦人改粧難也只得奉手還禮到了廳上揖讓就坐冷逢春問道老長兄可貴姓朱麼姜氏道姓朱名文煒河南虞城縣人遂問逢春道老長兄尊姓像絕歐陽氏連忙遮眼色姜氏臉就紅了逢春道弟姓冷名逢春這就是寒舍因姜氏問姓恐他不知為東家也敢問長兄在何處會見家中將書字取出逢春接來見字皮上寫着冷不華平安信煩寄廣平府成安縣面交小兒逢春收拆背面寫着年月日河南虞城縣封寄逢春見是他父親、筆喜歡的如獲至寶左右獻上茶來逢春道家

父精神何如姜氏道極好逢春也顧不得吃茶將茶杯遞與家人就
將書字拆開細看見上面寫着前歲春間藉遁法走去情由下面就
叙朱文煒前後緣故看到姜氏女換男粧帶領家人是段誠婦人逢
春便將姜氏和歐陽氏上下各看了兩眼把一個姜氏羞的滿面通
紅真竟無地縫可入此際歐陽氏雖然老作也竟得有些沒意思起
來他也有作逢春看到後來着他母親同他媳婦早晚用心管待飲
食衣服霞留神又言他夫妻自有相會之日字尾上面寫着几句
雲遊四海的話並勉勵子孫又囑吩逢春遠嫌迴避使有男女之別
正大人衣逢春看完見姜氏羞慙過甚坐立不安也不好再相問答
有吐囑吩咐家人們道你們都出去一個不許在此伺候知趣體照料車夫
酒飯牲口草料將客人的行李且搬在太房內此句家人們眾家人
們俱皆退去逢春向姜氏牽手道弟失信了容稟知家母再請台駕
相見說罷拿着書字笑着入屏風後面去了姜氏見廳內無人向歐
陽氏道這位就是冷先生的兒子不想是個大家若再問我几句我
寔寔的就羞死了歐陽氏道这叫個醜媳婦少不得見公姑既來投
奔尚有何說我總見這位冷大爺自看字後一句話也不問且吩咐
家人們迴避到還是個達世故的人不言二婦人談論再說冷逢春
拿了書字剛到廳屋轉身後見母親卜氏早已在此偷看遂一同走
入內房卜氏道外面家人們說入來你父親托一少年秀才送書信
到此我去偷看怎麼你父親便認得他寄得是甚麼書信我看這少
年的人才比你高出十倍逢春大笑道他的人才理該比我高几倍
纔是卜氏道這是怎麼說逢春照字內話將前後原由詳細告訴卜

氏同兒媳李氏笑個不止逢春又將于水書信念了一遍卜氏差一
家人媳婦出去相請自己同兒媳俱換了新衣服在院中等候眾家
人听得說是兩個女人大大小小都跑入內院看客人如何行禮被
卜氏都罵了出去不多時姜氏同歐陽氏入來卜氏迎接到中院遇
庭內姜氏就要叩拜卜氏道且請到東房更換了衣服我們行禮罷
姜氏看見這許多婦女到竟得可羞些走入東房只見兩個家人媳
婦一個捧着衣服一個捧着個匣兒放在炕上笑說道這是我家太
着送了來請朱奶子換衣服匣子內俱是替環首飾說罷兩人將
門兒倒閉上出去了姜氏向歐陽氏道你看他們大人家用的人都
是知行款的主僕兩個各將靴鞮拉去除去頭巾看衣服一套緞子

白銀君欲都親親匣子內金線袖釵裙各樣全備命極力玄剛矣

穿換停當頃刻變成一對婦人到堂前与卜氏行禮次与李氏平拜
讓到第四層院內卜氏房中坐下歐陽氏也磕了頭侍立一傍姜氏
道孤窮難女遭家变故投奔于二千里之外得邀收留榮幸曷極雖
固是冷老先生拯溺救焚要皆老太同令媳太太垂青格外使斷
梗飄蓬之人不致為強暴所污死喪滿渠皆盛德鴻慈所賜也異日
拙夫或得苟全性命惟有朝夕焚頂共祝福壽無疆已爾姜氏非世
出又未讀書語尚嫌其过于斯文卜氏道適纔小兒讀拙夫手書雖未能盡悉原委亦
可以畧知大槩令夫君遭惡咒肆毒真是人倫大變千古奇文老賢
姐甥孀弱質日居虎穴龍潭之中且有智慧以李易桃得全白璧
較刎頸芝娘剔目靈氏又高出儿倍矣冰操淑範我母子無任佩服

今蒙不棄蜗居殊深欣慰

語亦太文兼且用典亦不像卜氏口吻

姜氏又要請冷逢春

叩謝少刻一家人在窗外說道我們大爺說男女有別理應永避嫌

疑着在朱奶子前道罪亦不敢入來拜見這是逢春遵于冰書字教

戒自此後凡到內房逢春必問明然後出入

這緣像于冰之子若係不肖輩又以為送上門

來大妙清茶吃過後眾婦女即安放桌椅揩抹春台卜氏讓姜氏首

坐自己對席相陪李氏傍坐少刻杯泛金波盤盛異品三湯五割脩

極山海之珍緣逢春要算成安第一富戶故酒席最易辦也卜氏復

問起被害根由姜氏詳細陳說眾婦女無不慨嘆都讚美歐陽氏是

大才家人婦請歐陽氏到下房中另席管待卜氏親到前邊與逢春

定歸了姜氏住處復來陪坐酒席完後姜氏起身拜謝卜氏道蓬門

愧社像磨內外二階客得靚吟笑已足可敬勞謝又言此院西院

同去看視見一切應用之物無不周備姜氏又說起于冰未動先知

種之神異卜氏道出家數載果能如此也不枉拋家棄業一場次日

姜氏拿出十二兩車價並幾百酒錢着歐陽氏煩一家人付與不想

逢春早着人問明數目已打發去了卜氏已撥了兩個了頭服伺姜

氏後來姜氏與李氏結為姊妹又拜卜氏為義母卜氏摠以至親骨

肉相待一家兒上下甚相投合正是

再蕭牆深畏無情嫂

陌路欣逢有義娘

但使主人能愛客

用唐詩換醉字為愛字入妙

不知何處是他鄉

第二十六回

救難商月夜殺解役

請仙女談笑打權奸

郊原皎月星辰杳見不法肝腸如繖殺却二公人難裔從此保
閻遊未已權奸擾請仙姬到了試問這篇筵打的好不好

右調海棠春

再說連城壁自那晚從趙家澗打敗了雞澤縣軍役疾走了四十餘
里看天上星光漸次將明也不知道走到甚麼地方隨便坐在一塊
石上暫歇心中算計道我今往何處去好想了半晌到處都去不得
惟京中乃帝王發祥之地紫面長鬚的大漢子斷不止一個且到那里再
做個里會主意拿定一路于人少地方買些吃食糊口也不住店隨
地安歇一日走到清風鎮地界天交二更時分趁着一輪明月向前
赶路猛見對面有幾個人走來隨筆揮入下文妙連忙閃在一大柳樹後偷看
觀着兩個解役一個帶着刀背行李一個拉了一條棍押着個犯人
帶着手繫繮索一步一顛的走來走了沒十數步那犯人跪住說道
二位大爺此時已夜深時候不拘那個村庄安歇罷此去陝西金州
還有無限程途若像這夜樣連夜奔走不但我受刑之人經當不起就
是二位大爺也未免過勞那拿棍的解役道你說甚麼犯人照前說
了一遍那解役冷笑道你的意思說你是仕宦人家子弟借解役口
中點出
身子最是嬌嫩值錢孰不知王公犯法和庶民一般你如今求如個
自在猪狗也是不能罵得苦極人犯重法真不如
自在猪狗也可不慎哉又見那帶刀的解
役道耐煩與他說話我只是用刀背教訓他說罷左手于肩頭托住
行李右手將刀鞘在犯人身上連觸了几下又在犯人腰間腿上踢
了四五脚那犯人便倒在地下不肯起來只見那拿棍的解役回下
里觀望觀望罷將那拿刀的解役一拉兩個走離了五六步唧唧

不知說些甚麼刺入城少刻那帶刀的走來口中叫道小董姓亦

你起來我有話和你說那犯人跪在地下只不答應那解役叫了几

声反笑說道董相公我的董大爺你還要可憐我們些我們也是官

差不自由你既然身子困倦西南上有座靈侯廟又点出不過一里

遠近我們同到那邊讓你睡個長竟何如就是俺兩個也好做個休

歇都是露那犯人听了方慢的扎挣起那解役使用手挽扶他一

步拐着行走三個人一同往西南上去了城壁看听了多時心下

猜想道我在这月光下詳看那犯人面貌是個少年斯文人臉上没

半点兇氣端的不是做大罪惡人到是那兩個解役甚是剛狠方纔

他二人私語了好一會又說着那犯人到靈侯廟裡睡長竟去莫非

要謀害這犯人麼一語我想不公不法的事多是衙門中人故的他

們若果在背間殺我我就再開殺戒有在不可此時要算個掛名

修行人却動以開殺戒為兒說罷情的跟來好果見有座廟宇遠

見犯人同解役轉向廟西去了城壁大踏步趕來見那廟坐東朝

西四面牆壁半是破裂從牆外向廟內一觀兩個解役坐在正面台

階下那犯人在東边台階下半倚半靠的倒着城壁道月明如畫我

外边看的見他們安保他們看不見我不如上正殿房上看他們奔動

為妙于是循着牆脚轉到廟後將右手一伸左脚一頓已到牆內此

牆又將兩脚並在一處將身子用力一聳即飛上正殿屋簷此上隨

即伏在房脊背後面向前院下視却止見犯人看不着那兩個解役

二解役在正殿簷忽見那帶刀解役反從廟外入來大声說道我方

纔四周围都看過了此地不通大路白天尚無人來何況昏夜快

的了絕他與嚴中堂交個耳鼻執証又點出使作人省的我們走許多路又

听的那拿棍差人在正殿簷下應道你說的甚是只見那犯人一頭

夯扒起連、叩頭道適纔二位大爺的話我明白了只求念我家破

人亡我父做官一場止留我这一点根牙那里不是積陰德處饒我

這條小命罷語亦可憐說着在地下叩頭不已痛哭下一堆只見那拿棍

的解役向帶刀的解役道我生平為人心上最慈良不過且是自許絕倒你

看他哭的這般哀憐賞他個全屍首着他上吊罷好相想行李的繩

子便可用那帶刀的解役道那有許多工夫等他上吊說罷便將

刀抽出向犯人面前大步走去將刀奉起却待砍下猛听的正殿房

簷上霹靂般大喝了一声先喝一声恐不及也聲落處早將那拿棍解

役赫得從台階上到撞在階下憑空有此一城壁勇身一挑已倒院

中後見人那拿刀解役向後倒退了幾步成了急看時見一紫面長

鬚大漢子站在院中也不知是神是鬼陡然墜下硬着胆子問道

你向你是什麼你怎麼從房上下水滸傳尋殺西門慶武松先到

話兩人到無人處武松驀地翻轉面孔大喝道你是要死要活主管

道我又不曾得罪了都武松道你要活可實說西門慶此刻在何處

主管道適纔同一財主在大酒樓上吃這酒是那主管心驚胆怯故無

全語平白又出一喪良無恥之羅貫中他要做義忠續水滸將都字

下添一頭字吃字下添一酒字可惜施耐菴傳神妙筆被這奴才添

的索然無味且所續通部無一句不是病狗翻腸牢、吐屎情態令

人讀去連一二篇亦不可暫注目與做續西廂人是一樣材料一樣

識見通號之曰綠豆眼蓋烏龜之瞳子止不過綠豆大小也昔一友

人看至解役問連城壁話內有你了是什麼你怎麼從城壁道光天
房上下伊大笑曰何必乃爾此人目孔去綠豆眼儿何
化日之下做的好事那解役听的是人便胆大起來道管你甚事我
是替朝廷家行法城壁道朝廷家豈教你在此行法麼那拿棍解役
見兩人問答方扒起站在一边台上倒在那犯人見房上跳下人來

與解役爭論越發叩頭哀呼城壁道解役你定說吃了姓嚴的多少

錢敢在此做害人事那解役大怒道老爺們吃了幾百萬錢你便怎

麼反是他大怒仗是你這樣多管閑事定與這死囚是一路上人也

酒饒你不得竟是一條硬材料說罷火匣三字迅疾之至舉刀向城壁頭上砍來

城壁大笑將身一側避也其左脚起處刀已落地旋用連環腿飛起右

脚响一声早中解役心窩倒在地下馮用左右脚腿亦各有次第那拿棍解役便

往廟外跑極像被城壁赶上右手提住領項往後一丟從廟門前直摔

在廟內東台階下其力大可知復身到那犯人面前將手靠一扭即成兩

半又將繩索解脫那犯人只是磕頭還頷不的謝字城壁坐在東台階下

說道你不必如此可坐起來說話忽見那被摔倒的解役掙命扒起

又想城外走城壁減了一聲赫的也戰多索在階前粘着那里不敢動移

人氏今年多少歲了因甚事充配于你那犯人大哭道小人姓董名

璋年十九歲江西九江府人我父叫董傳策做吏部文選司郎中與

嚴宰相是同鄉只因我父親性情執古見嚴嵩父子欺君罔上殺害

忠良他兒子嚴世蕃較他父更惡我父發狠忝了他十一款大罪聖

上說我父誣罔大臣革職一月後吏科給事中姚燕受嚴嵩指使忝

我父收永不叙用之知州吳丕都銀四千兩又忝收母喪未滿起補

之知州梁鉞銀一千兩聖上說我父大壞國家銓政着同本內有名

人犯拿交三法司日嚴刑拷掠俱各煨煉成案吳丕都梁鉞問擬

軍罪將我父斬決家私抄沒入官借董煒將事由全出又將我發配金州自適

此事家奴逃散一空惟有一家人董喜忍飢受凍常在刑部照料從

發遣小人即日便步、相隨數日來被這兩個解役打傷腿脚因此
董喜患病不能同行誰知今夜要在此地殺害若非恩公老爺相救
小人早作泉下人了說罷又叩頭大哭城壁道公子不必悲傷待我
處置了這兩個狗男女再請站起来將那踢倒解役提起看視已死
去了一個又將那站著解役叫過來說道快將你身上衣服鞋襪并
死去的都与我脫剝乾淨再將你二人所有盤費也盡數交獻已成
行少延遲兩句話功夫看你立成三段好利害這解役那里还敢說一
句先將自己渾身衣服脫去又將死解役也脫剝乾淨打開行李取
出四十多兩盤費擺放在城壁面前然後赤條條的跪下叩頭求饒
亦可憐城壁也不理他走去將他捆行李的繩兒取來在殿外橫梁
上挽了個套好妙復下台解役道這是你留下的料條賞董
公道我們还要走路沒多的功夫等你真是急殺坑解役見城壁難說
又與董公子撞响頭口中爹長爺短都亂行哀叫出來死生在這一刻他焉得不
情董瑋見他望生情切和自己頭前怕死一般不由的向城壁道此
人比死去的那個還良善些城壁笑道這口氣是與他討情分了麼
其意已決故不公子只知憐惜他目前却不知想及後事我們此刻
用待其說完也放了他便報知鄉保地方鄉保地方即連夜稟知文武官還不用
到日光出時你我想要走半步好路比登天還難那時他就不肯饒
你我了此亦見那解役听了此話恨不的生出几百個舌頭指身說
誓活急殺坑殺怕城壁那里听他先用左手將他兩隻手拿在一
處次用右手將他脖項用五指把握住上半身再不能動矣輕、往起一舉離

地便有二尺高下非城壁不能那解役兩腿亂登沒命的喊叫殺城

壁捉他上了殿臺將脖項向套兒內一入把前後兩手鬆放用脚將

解役一踢那解役便遊蕩起來起初手脚还能亂動隨即喉內作声

頃刻間即辭人世描寫情句城壁走下殿堦董煒拜求名姓城壁

道此時交五更時分無暇与公子細談必須赶天明走出二十里内

外方好急將解役的衣服揀長些的套在衣服外面換了帽子又把

那口刀帶在腰边銀兩揣在懷内董煒也通身改換城壁將發遣部

文扯碎精細大聲說道公子快隨我走董煒道恩公領我到那里去

城壁道離了此地再高燿燿道我兩腿打傷慢些走还可疾走寔是

不能城壁笑道這又何难我背了你走董煒道這如何敢當城壁道

憑二鬼之祭生命為種木多客套快來快來語爽快的是兩年將懂

白眉身軀皆極高大者是也二鬼形色至衆神道謹遵法旨于冰架

遁去了沒有四五天二鬼便到趙家澗得了信息如飛奔來正行間

遠見道傍樹下坐着三個人内有一紫面長鬚大漢公差打扮和一

少年公差說話趙塵向逐電道你看這大漢子到像咱家法師的朋

友連城壁一句話未完已到面前逐電便站住道不是他是誰借二

會合針線趙塵道待我問他一声逐電道使不得你我与他陰陽異

路况又無法師令旨如何青天白日向人說起話來極趙塵道你說

的是去休去休原來城壁和董煒補走了一天即遇着董喜是他的

病好心上放主人不下于路趕來此家人主僕欣喜會在一處這日

剛過良鄉縣地方三人在樹下少歇猛見西南上來了兩個大旋風

二鬼比電閃還疾走到他三人跟前旋轉起來二鬼刮得塵沙

滿面城壁一連打了五六個噴涕正俗言所謂被鬼騎念也可一瞬眼那旋風飛去

有七八里少刻踪影全無借城壁眼中補出董煒道好利害大旋風

城壁道正是不知怎麼被他旋出我許多噴涕來三人揉眼擦鼻又

歇了以會方向京都進發起塵逐電御風到百花山找尋了好半晌

經過了十數個大嶺三十餘個大小峰頭却在一小山庄地名白羊

石虎方遇着交回神符行文至極小事將姜氏主僕到成安話細說

了一遍于冰大悅喜姜氏得其所也將二鬼着實獎譽二鬼又將路遇連城

壁話稟知于冰大喜又喜得故問道你們估計程途他此時進京沒

有二鬼道今日交午時分纔見他此刻還未必到蘆溝橋于冰收了

于冰卸卸上上到蘆溝橋坐候至日光大大西西方方見見城壁城壁同同兩兩個個人人走走來

跪至于冰面前納頭便拜于冰扶起董煒趕來問道此位可是舊交

麼此問足見落難城壁喜欢的如獲至寶笑說道這就是我日日和

你說的那冷先生就是我那結義的好哥哥就是泰安救我的活神

仙你快過來叩頭一連用三個就是描馬城壁年來時刻想念天

限喜出喜外之樂除水滸外董煒即忙叩拜于冰拉他不住只得相

還叩拜起來于冰將董煒一看見他骨格清奇眉目間另有一種英

氣與眾不同知是大貴之相借于冰眼中將董煒一表伏下七十四

嚴冬嚴冬董喜也跪來叩頭于冰扶起笑問城壁道此兄是誰城壁道是

董公子話甚長必須個僻淨地方好說于冰道此地乃數省通衢不

如趕進城去到店中再說四人走到二更時候在彰儀門外尋店住

下城壁將已別後並金不換董公子事細說了一遍冷于冰向董煒
道公子只管放心都交在冷某身上將來定有極妥當地方安置伏
三十六回並六十五回投林密中一甲二名等事董煒叩謝三人直說到天明于冰道都中
非停留之地五嶽之中惟泰山我未一遊何不大家同去走走城壁
道兄弟生長寧夏北五省俱皆到過只是未到京師今既到此還想
要入城瞻仰瞻仰帝都的繁華大哥看使的使不的于冰笑道這有
什麼使不的我即陪老弟和公子一遊只是你公差打扮必須更換
方好可煩董管家到故衣舖中買几件衣服並頭巾鞋襪等類城壁
忙取銀付与董喜去了董煒道晚生父親慘死此地晝夜隱痛寔不
忍閱遊于冰道此係公子孝思請在店中等我們罷早飯後董喜買
辦回來兩人更換衣巾城壁跟了于冰入城遊走同行到東華門後
面來了頂大轎馬上步下跟隨着許多人役于冰站住向轎內一看
不想是嚴世蕃世蕃也看見于冰這厮晦吩咐住轎于冰拉城壁連
忙迴避只是轎前站下了四五個人聽他吩咐話須臾坐轎去了旋
有八九個人赶到于冰面前說道先生可姓冷麼于冰道我姓于又
問城壁于冰道他是舍弟衆人道我們是中堂府內人適纔是做工
部侍郎嚴大老爺傳你去說話于冰向城壁道你先回店中去罷衆
人道這長鬚大漢我們老爺也着他去哩于冰笑向城壁道我們同
去走遭兩人隨衆人到嚴嵩府內少刻一人從內出來向于冰城壁
將手一招兩人跟了入去到一大書院中于冰看了看是他初見嚴
嵩的地方須臾世蕃從廳內緩步出來笑向于冰奉手道冷先生真
是久違了他到還于冰正色道我不姓冷世蕃大笑道先生休的如

此家大人想先生之才至今時常稱頌于水道大人錯認了我寔姓
于是陝西華陰人氏又指着城壁道這是舍弟世蕃見不是冷不華
深悔与他奉手頃刻將滿面笑容收拾了個乾淨變成了一臉怒形
問道你二人可有功名沒有于水道我是秀才舍弟是武奉世蕃道
就是秀才奉人也該見我跪着說話怎麼这般大模大樣的就該發
部斥革纔是此單為武奉而言又向西傍家人道你們看這姓于的
人絕像數年前与太老爺管奏疏的冷不華眾家人道寔是相像只
是冷不華到如今也有四五十歲此人不過像三十來歲到底有些
老少不同世蕃又怒問于水道你們在京中有何事于水道因家道
貧寒要几个戲法兒度日已動要他世蕃所說會要戲法兒便有些
熾容趨背在水道你此刻要一個戲法于水道我就要一個請了看面
五六里如此急走且負一人天色漸次將明方纔歇下董煒不安之
至又与城壁叩頭城壁道公子你好多禮董煒復問城壁名姓緣受
之思故急欲城壁將自己行為並冷于水金不換新舊事畧言大槩
知其人也董煒方知他是個俠客倍加小心欽敬城壁道江西公子斷去不得
此外还有至親厚友可安身的地方麼董煒道晚生寔無處投奔統
听恩公城壁道這好看我作難我此番決意入都中又与公子不
便南方我到去得又恐被河東兩省人物色若說罷鬚鬚剃淨或可
掩藏一二我一個做丈夫的人寧將自頭砍去安肯改換鬚眉自是
一生做不如公子且和我到都中尋一潛伏善地避些時再想去處
何如况都中入山人海那個便能識得我董煒無奈只得說道任

憑恩主^公裁說罷就起身董煒忍痛後隨再說冷于冰自打發姜氏主僕赴城安便架遁向雞澤縣來到金不換門首叫門裏面走出個老漢來問道相公是那里來的于冰道不換金大哥可在家麼老漢道此人去有許久了相公想还不知道待我畧言大槩遂將容留連城壁如何長短說了一遍于冰奉手告別一边走着說道怎麼這連城壁又弄出事來教我該從何地尋起况我曾吩咐起塵逐電二鬼送姜氏主僕後到此處回覆我話我焉能在此久候又想了一會道我初出家時便去百花山今何不再去一遊于是指訣念咒喝一声土穀神道立刻來了許多土穀神听命于冰道有我屬下二鬼差他去成安縣公幹你等可晝夜輪流在先時金不換門前等候二鬼若到前^{可說}令法師在^缸京西^缸百花山^內着也門^內到那^邊我^找尋我^莫誤^衆神道^敢前有個大魚缸內有五色金魚極其肥大可觀于冰用手往上一招那缸內水隨手而起有一丈高下和缸口一般粗細到像一座水塔直立起來又見那五色金魚或跳或伏或上或下在那水內遊戲世蕃大笑叫好衆人亦稱道不絕于冰將手一覆其水和魚兒仍歸缸內地下無半點濕痕世蕃道此非戲法乃直法也^{這却可領他們}到外边伺候轉刻还要用他們家人等領于冰城壁到班房內須臾裏面發出几副帖來待了半晌見一頂大轎入門是兵部侍郎陳大經轉刻來了工部侍郎兼通政司卿趙文華太常寺止卿鄔懋卿又一會見棍頭喝着長声道子直入大院内後面一頂大轎跟隨的人甚多是都察院掌院加宮保兼吏部尚書夏邦謨穿着蟒袍玉帶嚴世蕃大開中門迎接入去于冰低声向城壁道此上等門下也

几个待的又體面些少刻傳于冰与城壁入去又不是頭前那個地方了見正面大庭上並東西兩邊擺設着兩架花卉圍屏俱是墨筆勾剔出来的屏内有許多粉粧玉琢的婦女正中一席夏邦謨左右是陳大經趙文華東席馮懋卿西席嚴世蕃下面家丁無數于冰城壁走入廳内朝上站住邦謨道這秀才便是會耍戲法兒的人麼世蕃笑應道是邦謨道這兩個人的儀表皆可現自然戲法兒也是可現的了世蕃向于冰道各位大人皆在此你可將上好的頑儿個与众大人過目于冰道容易見世蕃桌傍站着個十三四歲的小家人于冰笑着道你來那娃子走到面前于冰道你可將渾身衣服盡行脫去止留褲兒不脫我頑個好戲法兒你看那娃子不肯脫世蕃道備禱脫于冰將他領到廳中間在他頭上拍了兩下諷道你莫害怕那娃子被這兩拍和木雕泥塑的一般于冰將他抱起打了個顛倒頭朝上脚朝下直挺挺立在地下衆官皆笑趙文華道你將這娃子倒立着這娃子大吃苦了于冰道大人怕他吃苦麼我就着他受用去說着將兩手放在那娃子兩隻脚上用力一按口中喝聲入只見那娃子連頭和身子已入在地内一半這真大奇只有兩腿在外廳上廳下沒一個不大驚小怪夏邦謨站起來大睁着兩眼向衆官道此天皇氏至今未有之奇觀也衆官一齊應道真是神奇趙文華奉手向世蕃道我等同在京中仕宦偏這樣奇人就到尊府豈非大人和太師大人福德所致麼竟無所不用其說却說的不道理馮懋卿幫着說道正是正是我輩寔叨光受庇不淺向麻的沒世蕃大悅陳大經問于冰道你

是個秀才麼于水道是又問道你是北方人麼又答道是大經問罷
伸出兩個指頭朝着于水臉上亂圈道南方人用指頭圈人詩文者
你这秀才者好者是古今來有一無兩之秀才也我們南方人再不

敢藐視北方人矣邦謨道于秀才你将这娃子塞入地内半截也好
一會若将他弄死豈不是個戲傷人命于水笑道大人放心我饒他

去罷說罷又将兩手在那娃子脚上一按說声入一直接入地内踪

影全無極更奇廳上廳下大噓了一声内外男女無不說奇道異邦謨

那了一大盃酒到于水面前說道官保尚書肯你是真異人惟我識

得你看下文惟他不吃虧受辱改日还要求教你内養功夫于水道

承大人親手賜酒但生員戒已二十年着我这長鬚兄弟代飲何如

邦謨將戒壁一看笑道他吃了和你吃了一樣于水接來進与戒壁

他酒命一家人与他榮幸已足怎麼親自送起酒來文華接說道夏

大人果然太忘分了他如何當受得起一奉承嚴夏鄙懋卿道二位

大人有所不知易曰天道惡盈而好謙又曰謙君子卑以自牧我

夏大人以天道君子為法故有此奉是我字甚說罷自已啞的笑了

此良心雅味自陳大經又伸出兩個指頭亂圈道指頭也會奉承斯

言也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真是一文華道于秀才这娃子係嚴大

人所最喜愛之人你今弄他到地内去也須想個出來的法子才好

于水道現在大人面前着我那里再尋第二個文華道真是見鬼話

我面前那里有于水用手一指道看此指比陳不在大人面前就在

大人背後眾人齊着果見那娃子赤着身體在文華椅子後面站着

廳上廳下又復大噓了一声文華將那娃子細問和做夢一般全不知曉陳大經又伸着指頭亂圈道指頭又此必替換法也吾知其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神乎技矣此亦算文怪之數世蕃道于秀才你可會請

仙女不會于水道請真仙女下降與別的戲法不同我係掌法之人必須在這廳上也與我二人設一桌素酒席此一筆是欲飽城壁也方能請來

世蕃道一桌飯食最易你們還是站着吃坐着吃亦在一百分外于水道世上那有個站着吃酒席人自然也是坐着亦吞的世蕃道這斷使

不得于水道大人們若怕褻瀆這仙女便請不成却謾道我久有此意請這于秀才坐又怕眾位大人嫌外必竟他还不扶貴些况我們今日原是

行樂何必以名位相拘陳大經伸着指頭又圈道此等毛病想亦誠不期然而然者誠我親言也世蕃道既與衆位大人依允小弟自宜從權隨吩咐家人在自

已桌子下面放了一桌素酒席于水城壁也沒什麼謙讓竟居然坐下頃間酒泛羊羔盤堆麟脯三湯五割極其豐盛于水見城壁食用

已足向眾家人道不拘紅黃白土拿一塊來家人們立刻取到于水在東邊牆上空濶處画了兩扇門兒口中念有詞用手一指大喝

道眾仙女不來更待何時只听的門兒內吹打曲盡宮商這一比大經指眾官修謹凝眸含笑等候少時起一陣香風竟的滿廳上

都是芝蘭氣味未出仙女先馮香氣香氣過處門兒大開從裏边走出五個仙女來與他五人作對那門兒仍舊關閉但見

蘭麝芬馥或穿金縷衣紫電衣翠雲衣綃衣無縫衣衣亦五件五樣顏色
嬈手露几行媚態環珮叮咚也有山河裙八卦裙波紋裙珊瑚

裾鶴羽裾

裾亦五件樣裾名

稜、字凝百道晴霞面和皎月爭輝眸光溜

處惘然佛祖也銷魂神將秋水同清笑語傳時任爾金剛亦俛首

罡風道上不聞轉轂之音太虛影中難描踐趾之跡正是霓旌朱

蓋雖不見玉骨冰肌却飛來

此讚先寫香次寫衣再寫珮次寫裾又再次寫面目至後寫仙家行止一

結亦清麗雅韻之至

衆官一見俱皆魂銷魄散目蕩神移那五個仙女走到廳中間深

的一拂隨即歌的歌舞的舞婷、娘、錦簇花攢端的有裂石停雲

之音霓裳羽衣之妙世傳紅兒雪兒又何能比擬萬一也歌舞既畢

一齊站在于冰桌前衆官噴、讚美惟陳大經兩個指頭和轉輪一

般歌舞久停他還在那里亂圈不已

想亦如騾馬驚開四蹄奔馳再收他不住了呵

于冰

道我意欲領衆仙女敬衆位大人一杯酒可使得麼

先投其所欲次

喊叫道快拿大杯來

絕肖此子

于冰道到是大碗爽快世蕃道大碗更好

此時于冰若說大盆子他亦必說大盆子好矣

衆家人將大碗取至五個仙女各捧了一碗

酒分送慌的衆官連忙站起

若果有如此仙女送酒我輩遇之恐亦不能裝道李也

都說道有

勞仙姑玉手我輩惟有捨命一乾而已內中有量大的量小的無不

如飛吃過

不要命了

五仙女又站在于冰桌前于冰見夏邦謨已斜倒在

椅上口中流涎陳大經趙文華也有酒態馮懋卿搖動起來惟嚴世

蕃和不自吃一樣于冰揀了個第一妖艷的仙女吩咐道你去敬嚴

大人兩大碗那仙女滿斟瓊漿到世蕃面前微笑道大人飲貧道這

碗酒世蕃手忙脚亂站起來接去一飲而乾

樂極

又是第二碗奉上

世蕃向于冰道于先生打

不叫秀

我要教這位仙姑陪我坐、你肯通

融麼于冰笑道最好不過世蕃大樂急讓仙姑坐在自己膝上陳大
經趙文華大嚷道世上沒有獨樂之的于冰又吩咐眾仙女去分陪
吃酒這幾個官兒原都是酒色之徒小人_忙之尤們_中又與他_下那里還
顧的大臣體統手下人觀瞻便你接一個我抱一個混鬧下一堆是
他_這幾個_人巖世蕃將那仙女抱在膝上唾舌握足呻吟不已于冰向
城壁道我們可以去矣用手將各桌連指了几指只見五個仙女改
變了四個衣服髮髻通是時樣粧束世蕃猛瞧見他第四房如君坐
在趙文華懷中口对口兒吃酒_{妙絕}陳大經抱住他第十七房最寵
愛的美姬親嘴啞舌着寔不成眉眼_{妙絕}夏邦謨鄔懋卿兩人皆醉
倒是他第九房和第十房陪坐世蕃看見不由的心肺俱裂大吼了
一聲_這孔_纔將_衆婦人_驚醒心_上方得明白_大也_不曉的_{怎麼}便
到大廳廣眾之地不可思意一個羞的往屏後飛跑那第十七房
如君也要跑去被陳大經緊_一樓住那里肯放還要吃嘴急的那婦
人用力在面上打了一掌打的鼻孔中出血方纔奔脫巖世蕃低頭
看他抱的仙女不想是他五妹子_{妙絕}精_絕至于_絕頂_係巖嵩第三房周氏所
生纔十九歲还未受聘_偏要_細果然有七八分人才比巖世蕃的老
婆們都強几倍_偏又_馮他_世蕃大_沒趣味_後悔_唾舌_握足_過甚也。
嬌母並伯叔妹或族孀族妹者在彼_連忙_丟開_那小姐_忽然_心上_明
以為大有趣味曾世蕃之不若也_既說_明他_是女_兒
白_偏要_稱呼_他是_至做_女孩_兒的_心上_羞愧_的要_死
特_甚沒_命的_跑入_屏後_去了_不必_實有_其事_然不_可不_有此_文為_極
世蕃喝令快拿妖人眾家丁却待上前于冰拉了城壁跑至夏邦謨
背後將袍袖連擺了几擺頭_這又_比指_衆家_丁便_眼花_撩亂_認趙_文華

為于冰又認陳大經為城壁揪翻在地踏匾紗帽扯碎補袍任意脚踢拳打鄙懣卿醉中看見急的乱喊道打錯了打錯了于冰用手一指我只愛他這指頭無不立應眾家人又認他為于冰揪倒狠打嚴世蕃看的白見于冰城壁端端正正站在夏邦謨椅後沒一個人去打反將趙

文華等苦難心上氣憤不過喊罵眾家丁又沒一個听他氣極了親自來拿于冰被城壁一拳打的跌了四五步遠一頭撞在桌尖上腦後觸下一窟鮮血直流于冰又將袍袖連擺眾家丁便彼此乱打起來于冰趁乱中拉了城壁出府去了夏邦謨醉中驚醒只當又變出什麼好戲法兒來如此喧鬧他也不睜眼口里还大讚道精絕妙絕若非那盃酒送的謙和中寢此時也恐在精妙中了呵正是

狡兔藏三窟
神仙隔兩關

爾懷我六窓
携友避鈿鈿

第二十七回

埋骨骸巧遇金不換

設重險聊試道中人

埋兄同返烟霞路古刹聊停住至親好友喜相逢此遇真奇遇

蛇驚方罷心猶懼又被婦人嚼絮勘破色即空便是無情惡可取

許伊朝夕聚

右調白雲吟

話說于冰和城壁混出了相府到西猪市口兒方將劍訣一煞这里將訣咒鬆放那里眾入方看明白都乱嚷打錯了嚴世蕃見趙文華眉目青腫鄙懣卿口眼歪斜陳大經踢傷腰腿自己胸前着了重傷腦門後又撞下個大窟血流不止惟夏邦謨分毫未損只氣得吃哮喘如雷向眾家丁道妖人已去你等可分頭追赶再傳太師爺鈞旨着

錦衣衛堂官速知魯本京文武差軍兵捕役按戶搜查吩咐吏兵二
部寫兩人年貌行文天下再咨陝西督撫于華陰縣拿解于秀才家
屬入都此係妖人有闕社稷隨口即出重大題目若從該地方經過不即盤查
踈縱一經發覺与妖人同罪衆家人分頭去了這話不表再說于冰
和城璧疾、走出彰儀門到店中董煒迎着問訊城璧只是呵、大
笑于冰道少刻即有人來擒拿你們快將鞋襪拉去我好作法大家
走路城璧是經驗過的連忙伸与兩腿任于冰畫符董煒主僕亦各
畫訖城璧道我們今往何方去于冰道可同去泰安一行隨將那口
刀算还了店賬細行文心如髮四人向東南奔走城璧想起請仙女事便捧
着大腹歡笑董煒問明原由也不由的笑起來欽服于冰和神人一
樣所在在雞冠山不妖何苦多事隨用手在城璧頭髮鬚鬚上摸了几
下頃刻变的鬚髮盡白城璧看見甚不爽快董煒主僕含笑不言于
冰道老弟不必心上作難離了泰安交界管保你鬚髮還要分外黑
些城璧方說笑起來四人遠過了泰安便到山下但見
四圍鉄嶮八面玲瓏重、曉色映晴霞瀝、雷声飛瀑布深澗中
漱玉敲金石壁上堆藍疊翠白雲洞口紫籐高挂綠蘿垂碧草峰
前丹桂懸橋青蔓裊引子蒼猿擲果呼羣麋鹿啣花干嵐競秀夜
深玄鶴聽仙經萬壑爭流風煖幽禽相對語真是地僻紅塵飛不
到山深車馬自然稀

四人上到山頂周圍一望見絕壁如屏攢峰若劍猿臂接而飲水鳥
懷音而入雲奇石削天高柯負日于冰道此境此景真碩人之考樂

神仙之窟宅也以上數語讀之可做一卦又回首指着一座大廟向

城壁道此碧霞元君宮闕為天下士女燒香祈福之所我們就在此

多留連几日最是賞心隨至廟中和寺主說明借寓遊覽之意又送

了四兩佈施到處非此物不可寺主与了一間乾淨房屋到晚間無人處于

水叫出超塵逐電二鬼第六次吩咐道你兩個領我符錄一道去湖

廣荊州府總兵官林桂芳衙門打探河南虞城縣秀才朱文煒並他

家人段誠主僕起身事上二十四回投奔秀才林岱看他那边相待厚薄何如

如或未到可從四川路上查問務必訪知下落覆命二鬼去了次日于

冰領城董煒壁在廟前廟後閒遊这座泰山也有好几處大寺院并有

名勝地日通去遊覽次後董煒只在碧霞宮帷城壁跟隨着于冰

每想起我哥中中調得一日城壁向于冰道弟自到泰安即心懷急痛

哥前告假三四日到那边找尋掩埋奈我哥生前行止不端誠恐

大哥見惡未敢言及今欲到那边走遭不知使得使不得說罷淚眼

盈眶不勝悽楚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信有然也若朱文魁則強盜不若耳于水道這是你極孝友

念頭理該早說怎麼反怕我見惡起來但不知往返有多少里數城

壁道一去一回要五百餘里于水道我們日尋山玩水你既有埋

令兄念頭我即伴你一行廟中吃用俱足董公子也不用說知我与

你此刻即去城壁道这事如何敢勞動大哥同行于水道不必世套

兩人緩步行去城壁回身遙指泰安州道此城即某年月日同某

等劫牢反獄救我哥之地也又言離此山二三里下面有一土坡此

我与某等殺敗官兵彼時我哥已先有人背身上山我等候

官兵再來復行交戰處也于冰一邊听城壁叙說舊話一邊行止
領畧那高下峰嵐泉石樹木的景趣城壁無心現玩惟有步
嗟而已每到一山村便指說道此某、等搶奪牲畜飲食處也再見
一平坦石徑大樹陰間指說道此某、等背負我哥、歇坐處也到
了玉女峰日已沉西遠見那大石堂又指說道此某、等三十餘人
晝夜團聚商量救我哥、處也二人到石堂內于冰道此地便可寄
宿城壁取出些麵餅饅頭充飢皆因日、与于冰遊山常有一兩天
不回廟中時候故于出廟時即帶在身边備用補出至三鼓以後月上
山頭于冰道趁此幽光可以行矣二人出石堂又走那紆迴曲徑巉
峨危嶺沿途流連賞玩至交午時候方看見大盤嶺橫亘于層崖絕
壁之內城壁痛疾交流指說道此弟与某、等討敵官兵我哥、自
勿處也又指西南一山峰轉折處道此弟同某、等殺透重圍由此

而南熟睡山神廟中被獲疊受刑傷得大哥救援今日復到此也從
人動身起至此處馮于冰滿眼都是山水俯仰間走一步有一步清
閣自得之樂馮城壁滿心都是他哥、以故將昔日所經歷地方并
衆人所做事跡皆處、指說明白真城壁上至嶺頭四下一望見白
是走一步有一步淒涼感慨之痛

楊秋草遠近淒迷碧水重山高下如故四句雖是馮景讀去甚是悲涼追想他哥、
回首遺言并衆朋友捨命交鋒之事倍加傷感同于冰西下至半破
中到他哥、自別處仔細一看見有几段殘骨被狼虫弄的此東彼
西辨不出孰是孰非當日是三人同自別在一處此時止剩有一個
骷髏城壁心肺俱裂朝着那几段殘骨連、叩首放声大哭于冰也
不禁感嘆道人生世上好結局歹結局忙、碌、奔馳一生不過如此
而已任他王公將相富貴百年欲不為枯骨何可得也人至于死萬念俱灰讀此

可勝我承吾師恩惠將來似可免骨化形銷耳于冰扶城壁起來城
扼腕壁求于冰認他哥骨襯于冰道我何你一樣從何處認起城壁又
高酌掩埋之法于冰道只有將大小殘骨收拾在一處用石塊遮掩
罷了城壁道此不過假借一時日久必為狐兔巢穴不免風吹雨
灑之患于冰道你也慮得甚是想了一會說道你且下嶺去容我裁
處城壁下至半嶺听候作用于冰在嶺頭揀了塊平止地方口誦咒
語喝声本山土司到酒叟土神听命于冰道掩埋骨殖人皆有惻隱
之心煩于此處率領陰兵挖一大坑將嶺前嶺後骨殖盡皆收方在
裏面用石土掩埋土司領命傳齊屬下陰兵頃刻收拾完安土神去
了于冰叫城壁上嶺驗看見殘骨俱皆揀尋乾淨又見嶺東边起一
大堆于冰指向前城壁道令兄司你眾友俱入此塚矣城壁連忙拜謝
在場前痛哭叩拜西人下嶺復回舊路本日仍宿玉女峰石堂次早
于重山環繞之地見半山腰有一座廟宇約畧不過兩層院落城壁
道大哥緩行幾步我去那廟中吃碗水解渴于冰道我同你去到廟
中少歇兩人走至廟前城壁叫門裏面出來一小道童開門讓二人
入去剛走到院中只見從後院又走出個道人來兩下裏六隻眼彼
此一看各大驚異那道人先問于冰道尊駕可是冷先生諱于冰的
麼奇人想于冰總要相認城壁搶行一步拉住那道人問道你不是
我表弟金不換麼那道人樂的打跌道不是我誰以埋骨殖伏此
城壁吃水以吃水引出金不換其針線連貫串棒毫無三人皆大笑
一點勉強痕迹至于金不換做道士則匪伊所思矣不換道我做夢也再想不到二位在此地相會一手拉了于冰一手
拉了城壁讓入東房內彼此叩拜就坐不換道冷先生一別三年有

餘容顏如舊怎麼二表兄八月不見便鬚髮白到這步田地我都不
敢冒昧相認城壁笑道自有黑的日子你且說怎到此出了家不換
道干言難盡便將城壁那晚走後如何吃官司如何蒙知府開脫如
何賣房產如何在山西招親如何費了二百餘兩挨了四十板幾乎
打死城壁笑了笑又說到就沈練之子沈襄並分銀兩話于冰連
點頭道此盛德事做的好城壁道我口渴的狠若無茶凉水也罷又照
文不肯以半句閱金不換連忙着小道童燒茶城壁又道你怎麼跪
白忽畧過也細到此地出家不換道我屢次自己考驗妻財子祿四字實與我無緣
若再不思回頭必遭意外橫禍不如學二位或多活幾年打算着冷
先生雲來霧去今生斷遇不着或與表兄相遇亦是快事豈期今日
不得見面說着流下淚來又道我自與沈公子別後原要去西觀
勢面路過泰安州聞此山內有許多好景所在因此入山遊走觀
居白雲嶺玉皇廟中不意生起病來承廟中老道人晝夜照拂饒保
住性命我一則感他的情義二則看破世情送了他二十兩銀子拜
他為師此處這閔帝廟也是他的香火他着我和這小道童居守這
便是我出家的原由于冰笑道你兩個于患難中一家救了個公子真
是難表兄難表弟矣說話間小道童送入茶來城壁道苦海汪洋回
頭是岸老弟此舉極難你與我大哥原是舊識今又出家即成一體
嗣後不必稱呼冷先生也學我叫大哥為是快過來與大哥叩拜此
壁熱衷于冰連忙止住道我輩道義相交何在稱呼叩拜連忙止住大
不換處城壁道大哥若不受他叩拜是鄙薄他了說止此于冰臉不換即忙
叩頭下去于冰只得相還就坐看只得二字不換去後院收拾出素

飯來又配了兩盤杏乾孩兒仁請于冰過口飯畢道童點入燈來城
壁方細說自己別後話又道假如我彼時不口渴便要走去豈不當
面錯過可見我輩遇合俱有定數就在此多住些時也和在碧霞宮
一樣只是董公子主僕尚在那邊懸望老弟酒索與我們同行不換
道這何須二哥吩咐一個滿心要同去一個滿心要跟隨惟于冰另是個主見但深山中安可令
道童獨守就是玉皇廟老道人我須親去與他說明我不過後日午
間定到碧霞宮了于冰道看你這光景是決意要隨我們但我們出
家與世俗僧道出家不同世俗出家除誦經燒香禮拜神佛外便要
謀生財養命道路我們出家須將酒色財氣四字看同死灰一般忍
飢寒自不必說每遇要緊關頭將性命視同草芥若處、怕死貪生
硬字儼同韜中妙與其到後來被我看破你棄法就不知此持
到後來我們不要你時你抱恨于我話更爽直金不換道人若沒個
榜樣擺在前面自己一人做去或者還有疑慮當日大哥若不是捨
死忘生焉能有今日道果我今日只拿定不要命三個字做去三字
將來有成無成所我的福緣罷了話亦本分從此後若有三心二意不捨
命修行定教天雷打死萬劫不得人身誓亦慷慨于冰道人只怕于
酒色財氣四字把持不住你這緣說出不愛命三字這就是修仙第
一妙訣一個人既連命都不要那酒色財氣皆身外之物他從何處
搖動起我明早同連二弟先行在碧霞宮等你、須定于後日午間
要到若是過了時刻便算你失信于我你須記清楚其話可想而知
也三字不換連聲答應三人坐談了一夜次日又吃了早飯不換送出

廟來于冰同城壁走三十餘里見一處山勢甚是險惡林木長的高
下、遍滿溝壑四圍都是重崖絕壁止有一條盤道可行于是暗
誦靈文向山岔內用手一招又向盤道上指了兩指復走了二里多
地見路傍有一株大松樹形同傘蓋隨于樹根上書符一道又拘來
一個蒼白狐狸點、的說了几句那狐狸点首去了城壁問道這緣
兩次作用是怎麼于冰笑而不言走至對面嶺上于冰又揀了兩塊
大石一各畫符一道前後共設三伏摠為然後下嶺城壁忍不住又
問于冰笑道金不換我前後止見遇他兩次也看不出他為人止是
你投奔他時他竟毫無推却後被他女人出首到官他又敢放你趁
走這要算他有点胆氣途間遇着沈襄他竟肯將三百多銀子分一
半與他可謂種已也的風難說涼薄像他這樣人普天下也還尋的出
一頭半萬個來若說因他有這兩件好處便和他做同道我教下至
少也可收二三千人連吾師火龍真人都被我遺累矣于冰此時修
如此慎重無怪真仙我也不敢說我將來定做神仙但看見人有几
不肯輕易傳人也件好處便行渡脫這神仙也不值錢了理合試他一試看他要命不
要命麼前不便將如何試他的法子說了一遍城壁听了連、搖頭
道他一個緣出家的人那里把持的住我想後來這兩層試法還是
幻術不至傷命若頭一次是真要命之物萬一傷生弟心上何忍于
冰笑道我豈壞人性命之人耶此刻說明則下文必索然矣故着兩
暗渡有半露有全陳其法不一若此回頭一次必須半露城壁又道
方安為下文可省無教補筆故借城壁宣出傷生等語也城壁又道
假如他貪生怕死遇几日又尋了我們來該如何裁處于冰道我也

不好當面拒絕他只用想一件事差他去即与之永別矣金不換那個人外面雖看得伶牙俐齒細相他眉目間不是個有悟心人日後入道頗難若再心上不純篤越發無望不如速棄可免將來墜累似你雖出身大盜却存心磊落光明四字係城壁終身定評我就不用試你了表渡脫城壁听了棄絕金不換話心上甚是替他愁苦熱衷不言兩人回碧霞宮与董煒訴說埋骨殖等話再說金不換將廟中所有大小物件開了個清單和小道童說明去意那道童因不換性氣平和從未大聲說他一句不是直哭的兩淚千行不換也甚是難過与道童留了几百錢又叮囑他莫出廟門明日便有人來看你別了道童已申刻時分他怕山路難走強行了三十來里估計日色已是將落時候正統間孟見攀首上住者有兩間房大物有大餘高青黑絕一統看似有鱗甲在上面不換甚是驚訝又走近了數步仔細一看

原来是條大蟒至此方不由的毛骨悚然欲要回去已与于冰有約

失時便為失信于冰言着他將來者不起棄絕二字他還別尋道路

兩傍皆層崖絕壁無路可行偏是這蠢物又端端正正團屈在這攀

道中間心上大是作難沒奈何又往前搶行了几步再一看時也不

知他身長多少其粗到有兩圍真是天地間至大罕見之物先大槩

倍覺心驚又見他分毫不動心疑他是個死的少刻見那蟒似乎動

了兩動心上便怕起來反復逼寫見回面一望天色比前又暗了些

心上越發着急猛想起三字又是不換昨日与于冰說的話有不要

命三字便自己冷笑道死生各有定命其志始決若不是他口中食

水此時也遇不着他此一想更見若是怕傷了性命做個失信人重

在此然于冰亦不但跟隨不得姓冷的連玉皇廟也不必出家還了

有說清楚話俗豈不是正務從不要命三字始行發透有此一想便胆大了十分大

踏步硬甚直向大蟒身邊走來木同此所謂有字法也相離不過四

五步猛見那蟒陡將腦袋直立起來有七八尺高的先從蟒頭寫起寫

之可怖又將長軀展開甚是雄偉但見

口噴火焰舌尖上挑起腥風目放金光牙縫中吹出毒氣身腰

蜿蜒似龍而無四足鱗甲參差像蛟而少一角二聯陪尾搖則山動

峽折頭擺則石翻樹倒真是吞一象而不足吃數人而有餘通首

無一泛語

只見那蟒張着血淋淋大口向不換吞來想他這口比虎口還可畏

能有不換忍不住何好一誰想一脚踏空滾下崖去被几株樹根架住

尚有一能保全者乎此正是不換頭臉身手擦破了好几處扒起來定省了

不至滾到山底脫此正是不換

片刻向崖下一望約有四五丈深又見兩三步中有一株極大的核

桃樹急欲上那樹去避蟒見山面甚側惟恐再滾了下去于是半走

半扒挨到樹前攀踏了上去好生惡死人有同情于冰閃虎不換避

割肉啖鷹佛典記載傳為美談志切空門者反以不能舍此肉皮囊

為恨然將父母遺體如此棄置似這樣兼愛就不如楊氏為我為得

宜也况天下之鷹虎無窮一人之皮肉有幾飽的一二又餓及千百

寃于兼愛之道大虧余本愚夫未細讀三乘妙旨並大藏經金只此

投身割肉二事心窩以為不止上了三大餘高便看見那蟒將一塊

足果否乱道惟高明諒之

房大的石頭纏繞住張着口在石下來回尋覓再者那大石正在他

滾下去山凹左边繞明白他在石上纏繞的意思又恐被那蟒看見

急將身隱藏在樹枝重疊之內只見那蟒又回着頭折着尾一段一

段將所纏大石次第放開如此寫方入情理若求首筆只言蟻吞不若干打算不要命三字盡行剛去尚有向趣味世有一種不體人情
不想物理他只要簡斷完結方快他意經史到出言簡斷他又一字
解說不來此等心目俱盲之匹夫止可着他讀無針線串棒一回了
一回之西遊記似此等有章法句法字法之說却是教他者不得

然後展開長驅天矯向攀道行了几攔又回過頭來將大石看

一着方奮力一擲投南邊山灣深澗中去了首寫攀屈中路阻行客

人也纏繞大石意在石下也回頭折尾欲行動也次第鬆放大石

表長軀也天矯繪蟻步也回看大石不能忘情于人也投入深

澗歸處所也寫一蟻而有如許情態不換在樹上看得明白心喜道

難言格物亦可謂善于寫生者矣

若不是一脚踏空那一滾兒滾的妙此時早在他腹中不知成怎麼

個苦况大化蟻屎一又待了一會方敢下樹再看天色已是黃昏時候

此時進退兩難惟有向前路急走約行二三里見路傍有一間房兒

此第二連之推門入去裡面寂無人炕上到有馬布被一件也下

還放着盆碗等類不換道这是有人住居的所在莫管他且喘息片

刻壓驚又想道我從這條路也往來遇兩三次到沒看見這間房兒

又說道既無房主人我且樂得睡他一夜明日只用已時左近便可

与冷大哥全信所重跳下地來細看昏黑之中也看不清楚隨手乱

摸到摸着火石火筒火刀三件在一處放着隨即打照火看見地下

有燈台点了燈將門兒頂住却待要取被子睡覺听的門外說道是

誰在我屋內还不快開門不換道房主人來了連忙跳在地下將門

兒開放門外走入個年少婦人手提着小布袋兒雖是村姑山婦

却生的是極俊俏人才但見面皮現兩瓣桃花眼睛含一汪秋水柳葉眉兒灣同新月櫻桃小

口紅若丹砂雲鬢裁斜插山菊數朵金蓮窄飄拂麻裙八幅

粗布為衣益見身材俏麗線繩作帶更寬腰肢不肥信矣深山出
異鳥果然野樹有奇葩

那婦人入得門來將不換一看也不驚忙問道你這道人是從何時
到我屋內不換將遇蟒逃生因天色已晚始敢到此苟延片刻若早
知是老嫂的住宅我便拚命往前路去了望老嫂恕罪那婦人听罷
粉面上落下淚來將手中布袋放在地下讓不換坐在炕上自己也
坐在一邊說道我男人日前打柴也是與那條蟒相遇被他傷了性
命客人是有福的便逃得出來不換道原來如此老嫂這從何來婦
人道我男人沒了連日柴米俱無我又無父母兄弟今早到表舅家
借米懇求到日落時候方與我半袋粗米此身將來靠着那個說着
淚痕痕札札不換道老嫂若住在平川更可與富戶做點生活度日
不前行一步婦人道我也久有此意只是婦人家難將此意告人說
罷做出許多嬌羞態度好半晌又說道似我這樣孤身無倚客人若
有個地方安插我、雖然醜陋却也不是懶惰人還可以與客人做
点小生活不知客人肯不肯不換道我若不是做了道士有什麼不
肯婦人微笑道你只用將道衣道冠脫去便就不是道士了不換道好
現成話兒我與其今日做世俗人昔日做那道士怎麼況我四海為
家也沒安放老婆處婦人听了便將面孔放下怒說道你既然願做
道士就該在廟內守着那些天尊守天尊的是道士事妙語三更半夜你到我婦
人房內做什麼就快與我出去喂大蟒去甚話趣不換道便喂了大蟒
也是我命該如此我就出去跳下地來却待要走無挂碍無被婦人

從背後用手將衣領揪住一丟不換便倒在炕上利害扒掙起來心里

你念道不想山中婦人這般力大虧他还是個嬌怯人兒若是個粗

蠢婦人我穩被摔死了婦人又道你不必心中胡打算任你怎麼清

白但你此時在我屋內我一世也不能清白了話明透之至非說着

便將被子展開向不換道你还等我与你脱衣服麼脱洒爽不換道

我到不意料你門山中婦人是這般爽直毫不客套話亦極怪道獨

自住在此地原來是等野羊兒的說罷又跳下地來好難婦人大怒

道你敢走麼你道我摔不死你麼好硬堂客不不換道完了又見婦

人神色俱厲心上有些怕他没奈何復坐在炕上兩人各不說話好

一會婦人換做滿面笑容到不換身边放出無限的媚態柔声艷語

實難又想起对于冰發的誓願底是有根氣人自己無柯擺脱每

到情不能已處便用手在自己臉上狠打後便竟淫心少歇此亦

一策怒火之婦人見他自打却也不阻他有所指投過一會又來纏繞這

一夜何止七八次難難者前回不換和許聯陞老婆那般淫慾無

直到天明婦人將不換推出門去不換和脫籠飛鳥一般向前面嶺

上直奔剛走到嶺下一抬頭見嶺頭有兩隻虎此第三或起或卧或

繞着攀道跳躍不換道怎麼這條路上与先大不相同蟒也有了虎

也多了狐狸还有哩你在嶺下等了有一個時辰兩虎沒一個肯去

再看日色已是辰時左近又想道日前冷大哥言修行人每到要緊

關頭視性命如草芥我今午若不到碧霞宮冷大哥也未必怎麼怪

我只是我初次跟他李道便先失信于他且我又自己說過不要命

的話等這虎到几時吃便隨他吃去說罷放開胆量一步，硬上嶺來，硬字便是也。不省那二虎得奔動，只低了頭走路。這更是不即至，要命，誰不即至。

走到嶺上四下一望，那兩隻虎不知那去了，不換心喜之至，下了嶺。與老道士眾人話別，交了器物清單，到碧霞宮時，日已午，錯城壁正在廟外張望。見看見不換走來，大喜不換道：「昨日今早幾字與二哥不得相見，兩人入廟同到客寓，于冰滿面笑容迎著，不換說道：『看寔難為老弟了。』」

到此時緣，昔以老弟呼之，知不為三伏所困也。好，連下二好字，深許，不盡之意。不換心內驚訝道：「難道他已知我遇蟒遇虎等事了？於是和董公子大家禮拜就坐城壁道：『怎麼此刻纔來不換？將途間所遇詳細述說。』城壁笑道：『你這一說，我更明白了。你昨日遇的蟒，却是真蟒；遇的婦人，話未完。』」

行此三人，所憶遊壁山水，說有與不換董煒同去的時侯，于冰又看城壁傳與不換導引呼吸之法，只因心懸朱文瑋主僕二鬼，尚未回來，只得在泰山等候回音。正是：

埋兄同返烟霞路
古刹欣逢舊日人
設險中途皆解脫
喜他捨命入仙津

第二十八回
會盟兄喜隨新官任
入賊巢羞見被劫妻

顛沛流離遠來欣會知心友
惡兄悔過不欲終禽獸
誤入樊籠幸

遇妻相救
羞顏有倚門回首猶把秋波溜
右詞點絳唇

且說朱文瑋段誠得于冰助銀十八兩，本日搭船起身，走了半月光景，到了荊州，在總兵衙門左近尋了個店房住下。到次日早間，問店

主人林鎮台有個侄子在去年九月間從四川來的叫林岱你們可知道來了沒有店主人道去年九月間果然有大人的家眷到來我們又听的兵丁們說是大人的公子並沒听得說是侄子如今衙門內大小事務俱係公子管理最是明白寬厚自從他來把林大人的氣質都变化的好了也不曉得他的諱叫什麼文煒向段誠道這一定是林岱無疑了一路還剩下有十三四兩銀子彼時四月天氣主僕買了兩件單衣穿在外面又換了新鞋新帽寫了個手本一個全帖走到轅門前問兵丁們道署中可有個林諱岱的麼兵丁道此係我們公子的名諱你問怎麼文煒將手本名帖交付兵丁說道煩你代我通稟一聲兵丁們見他衣服雖然平常光景像個有來頭的走去達知巡捕官巡捕看了手本又見全帖上寫着同盟弟朱文煒連忙教請入官廳上坐二字也隨即傳稟入去少刻吩咐出來開門憐的大小武弁跪亂不迭不多時開放中門請朱文煒入去相見主僕好文煒忙從角門入去遠處的見林岱如飛的跑來其不忘情于大叫道老恩弟真教人想殺家父在大堂口玆候開中門且接至大堂口皆又向段誠慰勞了几句念其有當文煒見林岱衣冠整齊相貌也與前大不相同境遇之易急的從引路旁行走只見提鎮林桂芳鬚髮蒼白站在堂口上高聲向文煒道我們日來鬼念着你不想你竟來了必林岱于桂芳文煒搶行了几步先跪下請安桂芳連忙扶起來道前日作口碑也你是個秀才論理不該開中門接你我為你是個有義氣人又于小兒有大恩所以纔如此待你說出說罷拉了文煒的手到了內堂行禮坐下文煒道生員一介寒儒蹇遭手足之變與公子有一面交識

今日窮途投奔階下承大人優禮相加使生員惶恐無地桂芳道你
這話說的都太斯文稱呼的也不是你既与小兒結拜了弟兄你就
該叫我老伯我叫你賢侄就是了却也分派文煒道樗櫟庸才何敢
仰攀山斗桂芳道這還是秀才們的酸話酸氣日真有些後不可斯文我
嫌不好聽可謂林岱道家父性情最直老弟不必過謙文煒道老伯
吩咐小侄今後再不說斯文話桂芳點頭道着句這就是了文煒又
向林岱道自与哥、別後真是艱苦萬狀桂芳道你兩個說話的日
子長着里此刻且不必說吃酒飯後再說快教厨子收拾飯又向林
岱道你看他主僕的衣服和你夫妻來時的衣服也差不多快尋几
件衣服來換、林岱吩咐家人們道我的衣服你朱爺穿太長大說
与裏面把老爺的衣服拿几件來桂芳又指着假誠道這假誠人的
衣服你們也与他換了明日一早傳几个裁縫來与他主僕連夜趕
做說罷又向衆家人道聽見了麼衆家人連声答應少刻嚴氏請文
煒入去相見極是桂芳道还早哩等我說完了話你們再相見罷文煒
道老伯大人春秋几何桂芳道六十三了我只是不服老如今还可
拉十一二個力的弓还敢騎有性氣的馬每頓吃四五大碗飯晚間
还吃十來個点心纔睡的着文煒又道还没有拜見老伯母桂芳道
他死了十三四年了如今房内有几个小女人服伺我到也不冷落
不竟是無你今年多少歲了文煒道二十四歲了桂芳道正是小娃子
哩又道内外大小事件我教与你哥、辦理把这娃子每日家也忙
壞了你今來的正好可以相幫他文煒道衙門中文稿書啟以及奏
疏請着几位幕友桂芳道还當的起几个前几年有個張先生是北

直隸人與我脾胃甚相投合可惜就死了去年又請了個吳先生是

江南人于營伍中事一点夢不着讀書人從未經見且又最疲懶不

過終日象咬文嚼字每夜念誦到三四更鼓他還想要中會話奇絕人不讀

書鳥能我也最懶于見他嫌他之乎者也得厭惡他背間常和人談

論說我是一字不識的武夫我背間拿他做的書札文稿請教人有

好幾個都說他不通安一人或有偏見若好幾個人如今有了你我

不要他了有了這個便不要那個此亦衙門中常態只是人家文煒

道小徑一無所能或者此人是個真才子老伯亦不可輕言去舍桂

芳道你這話當我眼中沒見過真才子麼昔日在襄陽叅將任內會

着個王諱鯨的年紀与你彷彿沒一日不吃酒歌唱下棋笑談提起

筆來干信就我也不知他做的好不好但沒一個不說他是大條

功夫這却說那里像這些酸丁日：拖上書明念到夜：念到明也

不管東家喜怒忙閑一味家幹他的事這便是不達若煩他動：紙

筆不但詩詞歌賦他弄不來連明白通安一封啟書一扣稟帖也做

不到中節目處若說他不用心據家人們說他打了稿兒左改右改

饒改着就与我丟下亂兒了這果然刻下全憑幾個書辦幫着我

中文稿原是半句八股用不上的各問淺薄還在次只怕那王鯨自

中一甲第二名後如今現做翰林院侍讀學士算來不遇八九年那

里像這些以唱詩文的怪物不日誦讀向日只問他以唱的學問在

那里功名在那里說罷向林岱道明日着人通与他個信兒教他辭

了罷尚知通信令辭不硬行逐家人們請文煒更換衣服文煒到書

房中換了衣服靴帽出來與桂芳拜謝桂芳笑道我只嫌秀才們禮
太多酒叟酒食停安桂芳向文煒奉手道你弟兄兩個對面坐我就
僭了罷也不謙讓坐了正面此亦三代遺直也斟酒後拿來四個大

盤兩個大碗逼着文煒吃了三大盃酒便嚷着要飯吃頃刻吃完如
吃再無三人到書房內坐下吃茶桂芳道飯已經吃了你快說你四
不快者

川的事我听飯後總教說恐話長客人腹文煒就将到四川省親的

話總題起來桂芳道這話不用說我知道林岱早言之矣你只從贖回你嫂

子後說罷幸無外客不文煒後幫了銀子回廟中如何被打三四次

如何分家段誠如何爭論請人如何代懇止與銀十兩如何趕出廟

外另住桂芳听了惱的鬚眉倒豎就有個要發作的意思此等人情

嫉惡只為是文煒的脆兄只得忍耐又听到拋棄父屍不別而去不
由酸勃然大怒住了將手在腿上一拍道極了這個忘八商的就

該腰斬示眾讀此想無不大笑林岱連忙提引道這人是朱兄弟的

脆兄哩林岱此桂芳道你當我不知道麼更爽直便我有日遇着這

狗攬的定行打個稀爛預伏下第三十四回文粹殷氏二人遇桂芳

紙上水滸傳後部無足論前部每出一人即描神西吻無不絕肖亦

無一個相同此書于要緊脚色一開口便是那人語氣移放別個不
得水滸而外

文煒又說到被崇寧縣逐出境外在省城東門外廟中

和段誠輪流討飯吃度命桂芳听了心上甚是惻然林岱亦為淚下

後說到冷于冰畫符治病幫助銀兩主僕方得匍匐至此桂芳拍手

大笑道又听了世人原有好人異日會着這冷先生伏第三定要當長

者的敬他又指着文煒向林岱道不但他在你兩口兒身上有恩惠
便是個路苦到這步田地我們心上也過不去等他歇息了幾天與

他打湊上一千兩銀子毫無吝意先着他回去盼望家屬他若願意到我

衙門中來更好不願意也罷了家人們拿上酒來三人坐談了半夜

桂芳纔入去林岱同文煒連床話舊次日見了嚴氏脩道原由嚴氏

更為傷感自此衣服飲食摠如親弟兄一般看待過了兩三天文煒

向林岱哭訴隱情恐怕他哥文魁遂離妻子祇求向桂芳說且並

不敢求助多金只用三五兩回得了家鄉就罷了林岱道老弟之

苦即我之苦真知家父尚要贈送千金愚兄嫂寧無人氣銀子到都

現成只是家父心性過急老弟去得太速未免失他敬愛之意况他

已有早打發你得話說容愚兄遇便代為陳情若說為知己聚首必

欲久為款留此世俗兒女之態非慷慨丈夫也老弟主僕二人受令

况凌雲幾至于死弟婦弱女何堪德其荼毒不但老弟懸結即

家人報道朝命下林桂芳排設香案接旨原來是調補河南懷慶府

總兵荊州總兵係本鎮副將施隆補授文煒听知大喜喜近本隨即

出來拜賀桂芳道隨處皆臣子効力之地只是我離的家鄉遠你到

離的家鄉近了吩咐林岱同文煒辦理交代等項這話按下不題且

說朱文魁日盼望山東閩解喬武舉信息過了七八天文書到來

青州一府遍查並無喬武奉其人文魁見仇無可報大哭了一場与

李必壽家夫妻留了十兩銀子拿定主意去四川尋訪兄弟催了好

几天牲口不是三兩個就是六七个没有個單行的牲口同人合夥

催他摠嫌貴刻薄貪鄙賊子事無大小皆如此不一日尋着個價錢

最賤的牲口脚戶叫周奎帶了三百多銀子同周奎起身一路上說

起家中被劫事體並訪不着喬武奉下落話這脚戶听了心中大喜
不想他是師尚詔手下的小賊文魁死矣凡河南一省士農工商推車赶

脚肩担乞弓之類內中俱有他的党羽別處府分还少些惟歸德一府
最多這脚戶見他行李沉重又是孤身久有下手之意只是地方不

便那里有工夫和他四川去倒運人苦今因他說起拿不住喬武奉那晚搶

親時此人即在內隨向文魁笑說道可惜此話說的遲了兩天多走

了百十餘里瞎路文魁道這是怎麼說脚戶道你若去四川尋兄弟

我就夢不着了若說尋這喬武奉真是手到擒來此謂倒運套鎖文魁大喜

道你認得他麼脚戶道我豈但認得他連他的窩巢也知道歸德府

東夏邑縣有個富安庄兒便和他直說地我們同在一處住又且那

劫他有六七百人家文魁武奉相開場窩賭把一個家兄被他引

誘的輸了好些銀錢作同受害人我止無出氣處有些像不意料他

會做明火劫財強盜們做的事業真是大奇大奇語氣至他這月前

还娶了個妾來家說是費了好几百銀子文魁忙問道你可見遇他這

妾沒有脚戶道那日娶來時我們都着見他在門前下轎到好個人才

兒文魁道是怎麼個人才脚戶道長挑身子白淨瓜子面皮臉上有

几個小麻子兒絕好的一隻小脚年紀不過三十上下穿着寶藍綉

襖外罩着白布对襟褂子白素袖裙兒白布褂係服公朱星孝也

要從頭上說到脚上且詳及衣裙年紀引他上路這小賊真是惡極毒極文魁連頓足道是句是極其

無一處脚戶道是什麼問的妙文魁道咳句就是我的老婆被他搶

去了話甚脚戶也連頓足道咳得也這小賊真是了不可惜那樣個

俊俏堂客这几天被喬武奉揉擦壞了揉擦二字文魁耳中如何听得

文魁覺着肩頭又問道這是當不得這喬武舉是怎麼個樣子脚戶

道是個高大身材圓眼睛有二十七八歲眉臉上帶些兇狠氣又將

形狀借脚文魁道越發是了男女皆不知他這武舉是真的假的

脚戶道怎麼不真富安庄兒上還算他是有錢有勢的神衿哩文魁

听罷只急得抓耳撓腮道你快同我回去稟報本縣文武官拿賊我

自多的謝你原該如此脚戶道不是這樣說事要往穩安里做天下

相同的人甚多你若驟然稟報了官府萬一不是這誤良為盜的罪

你到有限我却難說他又講出理就是官府饒放了我喬武舉也斷

不依我說的且妙文魁道地方和他的功名俱相同也罷了那有個

男女的面貌並身上的衣服處處皆同不是喬武舉和我家女人是

那箇缺的司我去來脚戶道只因你性兒太急好做人不做的

大虧家私老婆都送不想還是這樣冒失落了賊脚評苦文魁道依

你便怎麼脚戶道依我的主意你同我先到那邊看若不是強盜

除脚價之外你送我三兩銀子所要不這往返也是几天路程若果

然是強盜你送我二十兩又不多却中我纔去哩又拉穩文魁道就

再多些我也願意只是這喬賊利害到其間反亂起來不是我被他

打壞就是他逃跑了况他是開賭場的人家手下豈沒幾個硬漢子

且我素未來過門上人也不着我入去脚戶道他家日夜大開着門

頑錢那一個入不去你若認真他是大盜同場的人就要拿他六七

百人家的地方你道沒王法麼就是本處鄉保聞知那一個敢輕放

他越說越在何况又有我幫着你只到富安庄兒問那一個不

服我和家兄的拳棒賊兄幸出那一個不叫周大哥周二哥這也不

體面尊稱文魁听了這許多話說道我就和你去了入套只是此事全

要借仗于你看倒運那脚戶拍着胸脯道都交在我身上好担當兩

人說明同回夏邑縣到了一處村落果然有四五百家人家走入了

街頭文魁道我這行李該安放何處脚戶道我同你寄放在人家鋪

子里要緊得東西你帶在身上全為此文魁道到也罷了隨即寄放

了行李身上帶了銀子脚戶也安頓了牲口兩人走到一家門首見

院中坐着幾個婦人不敢入去脚戶道有我領着還怕什麼從這一

家入去灣曲都是人家有許多門戶文魁有些心跳起來絕要

回去脚戶道几步兒就是了回去怎麼又走了一處院落方看見一

座大門原來四面都是小房子圍着這便叫內中出入得人甚多到

也沒人問他脚戶道這就是了快跟我來文魁道我心上好怕呀聞

其声如脚戶道頑錢的出入不断人都不怕只你就怕了文魁不敢

入去脚戶拉他到了二門內其脚步見房子院子越發大了有几

個人走過來問道這小廝身上有多少不成稱脚戶笑道大約有三

百上下那几個人便将文魁捉拿苦文魁叫喊起來眾人道這個地

方殺一萬人也沒人管猛听的一人說道總管吩咐着將這個人擲

入去哩倒運鬼眾人把文魁擲入第四層大廳內見正面床上坐着

一人正是喬武卒到底被他兩傍帶刀劍的無數眾人看他跪下文

魁只得跪在下面殺只見喬武卒道這不是柏葉村那姓朱的麼文

何不說久違了你來此做何事問的文魁那里敢說是拿他只得說尋

訪妻子喬大雄問道他身上有多少只見那脚戶跪下稟道這便是

周二哥

做漢子處文大約有三百上下大雄道取上來眾人從文魁身上搜出前已報家產盡絕大雄吩咐着管庫的按三七分与脚戶又向文

魁道你老婆我收用了不成話且是大老官口角到還是個伶牙俐齒的女人我

心上着寔愛他越發不成話你日前說他的脚是有講究的果然包

得好非一句不成一句我今把他立了第三位夫人寵出諸夫人之上

也算你痴心尋他一番着你見你就死去也歇心吩咐請三夫人

來閑人退去左右止留下七八個人不多時殷氏出來打扮的花明

柳媚極艷麗的衣裙看見了文魁滿面通紅尚还有一二厘廉恥文魁此時又

羞又氣不好抬頭又表他喬大雄讓殷氏坐殷氏見文魁跪在下面

未免十數年的好夫妻哭亦不敢笑亦不忍二句猫只得勉強坐在

床力大雄問文魁道你看見了麼文魁含愧答道看見了大雄吩咐

左右道收拾了去哉大凡賊殺人謂之收拾殷氏忍不住來情通乞

將軍留他一條性命也算他遠來一場到底不是結髮夫妻說罷有些

欲哭不敢哭的光景大雄呵大笑道你到底是舊情不断但此

人放他回去必壞我們大事留在此地又与你有嫌疑也罷着他到

後面厨房内与孩兒們燒火効力去罷不但尋着老婆且有執事絕倒文魁此時欲

苟全性命只得隨眾去了正是

相逢知己一逢妻同是相逢際遇非

乃弟款端賓客位劣兄縮首做烏龜

第二十九回

返虞城痛惜親骨肉

回懷慶欣遇舊知交

枝上流鶯和淚聞新啼痕間舊啼痕一春魚雁無消息千里關山

勞夢魂 無聊賴對芳樽安排腸斷耐黃昏片言驚報天涯外喜
得恩公也到門 右調鷓鴣天

且說林桂芳將各項交代清楚擇了吉日起身朱文煒歡喜跟
了赴任一入了河南地界便向林岱高議言懷慶在省城西北歸德
在省城正南相去各三百餘里兄弟意見想要分頭回家探望不知
哥以為何如林岱道論起來最屬便當但老弟一路同來上在又是家
父的大喜事今半路別去着家父豈不怪你重家鄉薄友誼麼 自是話
况家父還要先到省城纔赴新任家眷也無人照管不如我与老弟
先同家眷到懷慶俟家父上任後我同老弟去虞城縣何如今兄若
有不端的牽動也不在刻下这几日 是話朱文煒听了也不好過于執

帶只得同去懷慶耐心等候過了几天林桂芳到任諸事俱畢林岱
文煒陳說要回虞城縣探家桂芳道这是情理上應該速去的今日

天氣尚早着他今日氣身 此老做事你与他帶上一千兩銀子 行古

不愧季 布遺風着兩個家人四個兵送他去安頓住教他來与我辦事守着

老婆奈不出人來 話亦是少年人守住林岱道孩兒也要同他去走

遭往返不過八九天即回若他令兄有可惡處也好与朱兄弟做個

幫手桂芳連點頭道着 若那狗娘養的把朱相公家女人

嫁了別人你可拿我的名帖親到虞城縣衙門將这奴才萬惡處詳細

和那縣官說知務必拿他去夾三夾棒追問下落並田產銀錢若是

被文魁家兩口子害了性命就着他兩口子抵償若縣官不認真辦

理你和他說我就叙明前後情由連他也參奏了他不要看得我們

武官太無能 做地方官遇这樣好抱不平的提鎮 你就同他去罷他

家中若有耽延你可先回林岱告知文煒文煒大喜親到桂芳前千
恩萬謝嚴氏又着林岱暗中帶了五百兩到虞城縣送文煒好此皆不忘本

事兩人同段誠跟隨了家人兵丁一路騎馬行來遇了歸德一直向
虞城急趨遠處的看見栢葉村把一個文煒急的恨不一步飛去人

家年久尚有此情況即至看見了自己的家門心上又亂跳起來景情

文煒是何等遭際逼真緣妻子死生到門前下了馬讓林岱先入去自己隨後安知已

成異姓剛走入大門只見二門內出來個人問道是那里來的又看

文煒段誠兩人大驚道原來二相公段大哥都還在麼文煒十九回內

僕已文煒認得是本村謝監生家主人問道你來我家做什麼憐那

人笑道兩月前這房子還是二相公家的如今令兄賣與我們主人

了文煒驚慌道搬到那里去了那人道搬到大街巷吳餅舖對門兒

慶幸還有地方可尋文煒也顧不得讓林岱先行自己大一步小

一步的亂奔街上有許多熟識問他總是飛走見了不走到吳餅舖

對門房外往內一看見李必壽家女人在院中洗衣服此時想猶以

俱全走入院中李必壽家大驚失色喊叫他男人道快出來二相公

回來了李必壽跪出來見文煒同段誠又跟着許多人并馬匹把眼

到直瞪了一句也說不出心以為死文煒忙問道家眷都在何處大

相公在那里為何止是你夫妻兩個在此連問此三句其心李必壽

見問方纔上前叩頭說道大相公數日前帶了三百多銀子出門去

說要往四川找尋二相公小人說昨午大相公回家說二相公和段

誠在川江中有不好的話怎麼又去找尋大相公說放屁你少胡說

放屁二字非罵必壽是與小人留下十兩銀子家眷話容小人再稟

罵自己昨午放屁也

相公且同衆位客人到上房中坐說罷眼里有些要墮淚光景文煒
心緒如焚連忙同林岱到上房見地下止有一張桌子放着酒壺一
把几件盤碗之類還有兩三把破椅子此外一無所有這是文煒千
方的計開下
的象忙向必壽道你快說家眷說殺必壽道還求相公恕小人無罪
小人纔敢直說段誠大喝道你只要句句說實話就是了有什麼怨
罪不怨罪哩必壽道大相公回家後一入門便大哭說老主人病故
二相公同段誠在川江遭風波主僕俱死文煒道想是你二主母認
為真話嫁人去了麼必壽道並未嫁人大相公屢次着大主母勸二
主母改嫁二主母誓死不從此句說得好對林
岱衆人亦可听後來大相公將本村
地土盡情出賣得價銀八百八十兩是小人經手兌來又將住房賣
與本村謝監生價銀二百二十兩從四川帶來大約有二千兩家中
所有器物也賣了小人不知數目听得小人老婆常說有個要去山
東住的意思三月初八九前後在張四胖子家賭錢輸與山東青州
府喬武奉現銀六百七十兩到十一日午後大相公又去頑錢吩咐
小人今晚有人來搶親你可專在門上等候不必害怕不可阻撓小
人也不解是何原故此是
餘詞到三更時候喬武奉帶了五六十人竟來
搶親文煒听了渾身亂抖起來段誠忙問道搶去了沒有到底要搶
誰二句皆
要緊話這話說的有許多含糊露空處李必壽不由得悲噎起來
林岱道你且不必悲傷只管快快的直說必壽又道不想喬武奉是
個大盜一入門先將小人捆綁次將家中銀錢器物洗刷一空小人
彼時在昏憤之際曾看見將頂轎子抬出去到次日天明大主母二
主母俱不見了想是俱被賊人搶去文煒听到此處一交跌翻在地

下不省人事林岱同衆人挽扶叫喚好半晌方纔回過氣來喉嚨中
哽咽作声林岱道不怕了轉刻文煒放声大哭起來林岱在傍勸解
段誠問李必壽道怎麼我家女人也不見此時總問非他先公後私蓋以他女人必不在搶中
也必壽道也是那日晚上不知去向段誠听了鬚髮倒豎大怒道他
怒了却不作別人被搶去只你家兩口子都在駭的手起一拳將
李必壽打的鼻口流血趕上去又是几脚李必壽于李必壽于搶親事他原衆
兵丁拉開段誠大叫道二相公不必哭了氣極眼見得他与大相
公那奇娘賊通同作弊將二主母叫人家搶去兩口子賣了房產地
土帶上銀子遠奔他鄉却又虛張聲勢說是強盜劫奪防備我們後
患不知与了这賣主奴才多少銀子留下他替奇娘賊支吾以上數
不是這樣而所疑只將他夫妻兩個帶回衙門中嚴刑追問不怕他
不說出寔情李必壽家老婆跪來在窗外大嚷道我男人向來都是
寔話怎麼到打起來了段誠道我还要打你這大蛋淫婦奴才婦人
蛋且是大為什麼不捨着你去說罷撲出去就打林岱道段提管不
必動手听我說這樣一件大盜案豈有地方上人沒見聞的只用將
隣里人等請几個來一問真假自然明白李必壽道这位爺說的是
我此刻就去請來段誠道你順便逃走了罷我同你去兩人一齊出
門不多時到領來一百餘人原來人都知道文煒死在川江今日听
見回來又是一件奇事因此就有这許多人林岱拉了文煒到院中
衆人有大半認得文煒的各牽手慰勞文煒向衆人一揖然後問道
敢問寒家何以一敗至此懇求詳告衆人道令兄輸与姓喬的六百
多銀子这是闔村人都知道的後來令兄到袁鬼廝店中与姓喬的

說話將六百銀又拿回家去這也有人見遇的不知怎麼到三月十
一日夜半被賊搶劫一空第二日早間親眼還看見必壽在那庭柱
上擲着我們大家纔解放了他令兄氣極一頭撞在門上幾乎撞死
又知道沒了三個婦人喬武奉也不知去向令兄現有呈狀在本縣
告他明火劫財搶去內眷刻下還在嚴拿令兄數日前還在這里近
日不知那里去了但他屢次向我們說二相公同段大哥死在川江
怎麼又回來了林岱將文煒在四川並自己的事詳細說了一遍眾
人听了無不唾罵都說朱文魁是人中猪狗天報的甚速只是可惜
把二相公的夫人併段大嫂也陪墊在裏頭為眾人可惜今日我們
纔明白这小厮的為人眼見的那日早間親去尋姓喬的說話又听
的司吃了飯那就是賣二相公的夫人去了若不是這話已經輸了
的六百多銀子姓喬的為什麼教他拿回搶親是怕二相公夫人不
肯嫁兩人必是高量明白的这小厮只圖內裏清淨不想反中了喬
賊的絕戶計可見天地間事無大小搃不出情理之外只看眾人因
的所猜等話句：如見止俗言段誠道拿回這六百銀子話李必壽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也

这天打雷誅的狗男女他這緣就沒說到是搶親的話他說大相公
和他說過眾人問李必壽道果然和你說過麼李必壽道拿回六百
銀子我寔在未見說十一日晚上有人來搶親你不必阻撓也不必
害怕這話是寔，有的我有什麼天打雷誅欺主人處眾人俱拍手
大笑道何如疑他是高量通的果然就是真是猪狗虎狼不吃的東
西只是殺害的二相公太苦了鄉党評論段誠又說起老主人在任
患病他暗中和醫生高通用極狼虎的葯將老主人毒死要全得家

業段誠亦恨極了故以此說寬之然以衆人道二相公不必苦惱了

他將令尊還下此毒手何況于你又有幾個道這小厮十數天不見

必是和喬賊一路去了却報官告狀虛弄聲勢害隣里害捕役要知

道搶親的話就是他煩人搬取家眷的鬼計此疑此論也有二三分情理又有幾

個道我們留心看他情急的了不得搬家眷和喬賊一路去不像之

至者來是個招神引鬼吃大虧苦了文煒又放聲大哭衆人無不慨

嘆林岱勸道適繞衆位的議論一點不錯萬事都是命定你二十多

歲人怕沒個好姻緣配你至于家財你我當漢子的越發不必計較

你昔日成就了我的夫妻又因我拆散了你的夫妻此地還有什麼

留戀處同回懷慶再做良謀為第一文煒痛哭道我如今死又不忍

生亦無趣有家而為無家也只得回懷慶苟延這几句話傷心段誠

道兩個主母被賊搶去原是為了人才我家的女人又是為什麼也

被搶去林岱道想必你的女人也生的不錯大悲憤中却衆人都大

笑起來林岱又道今日已沉西我們就在此買點東西吃住上一

夜兵丁馬匹着尋個店房安歇定于明早起身段誠道林大爺所見

甚是我还要看寔審問李必壽情由衆人都陸續散了晚間吃罷

飯文煒同段誠又將李必壽夫妻細細的訊問了一番次日方纔起

身而去且說于冰在碧霞宮又傳与城壁凝神煉氣口訣至此方傳

謹慎之至其未足見斟酌過了凡日二鬼回來詳言先到荊州不意林桂芳已

赴懷慶提兵官任小鬼等趕至懷慶始查知朱文煒段誠俱在林提

兵署中相待甚厚兩三日前同林岱去探家鄉小鬼等怕有意外之

變暗中隨行他已備知家中前後事體痛不欲生林岱解劝仍回懷

慶如今他哥聞有去四川之說未知確否但他也去有數日了因此來遲几天今特交法旨辦事明敏精詳世安于冰收了二鬼心下

想道姜氏年青我兒子亦在少年異姓男女安可久在一處設或彼

此有一念諄謬不惟陰功不積且与子孫留一番淫債如此存心今

林岱父子相待文煒甚厚將來必幫助銀兩教他另立家業不如我

去与他說知原由看文煒到我家搬取家屬豈不完全了一節心事

只此三句便引起下文隨到房內向城壁等說知去河南有一件事

要辦城壁道几時回來于冰道去就來說畢出廟架遁光早至懷

慶府城外入城到了提兵衙門前見有許多官弁出入于冰上前問道

有一個歸德府虞城縣秀才朱文煒並他的家人段誠借重諸位請

他出來我有要緊話說眾兵道你姓甚麼于冰道我姓張是他同村

居住的人告知林岱父子也兵丁回了巡捕傳將入去不多時文煒

同段誠出來兩人看見是冷于冰主僕就叩拜冷于冰扶住道此地

非講話之所我見衙門東首有一座閔帝廟可同到那邊去來文煒

道請恩公老先生到衙門中叙談何如于冰道我生平懶于應酬不

如到廟里說話為便三人到了廟內道士問做什麼段誠道是鎮台

大人衙門中人到此說几句話道士連忙開客讓坐房冷于冰道老羽

士請便我們有事要相商道士迴避燒茶去了主僕二人又從新叩

拜問到此地原由于冰道日前你和林岱到貴庄探家竟空往返了

一遭先說破使其心文煒驚問道老先生何由知道于冰笑道我也

是今日方知放煒滿眼淚下正欲訴說他哥話于冰道不用你說

我已盡知于冰將文魁事畧言大槩文煒段誠早驚服的如見神明

又道自龍神廟与你二人別後我午間即到貴庄段誠道老爺何以如此快走于冰微笑道我一天可行二三萬里四川到河南能有几許路隨將文魁在袁鬼廝店中教喬大雄搶親起直說至如何遇姜氏並歐陽氏兩人女扮男粧在店中層層問答的話如何催車打發起身如何暗中着二鬼護送于某月日到成安自己家中留住至今詳細說了一遍主僕二人又驚服又欢喜扒倒一齊叩頭于冰扶起道我係從山東泰山碧霞宮緣動身到此一則安你主僕身心二則說与你知道你也該辭了林總兵父子速去到寒家搬取令夫人回鄉另立家業方好說畢奉手道我去了千萬不可羈遲主僕二人欣喜欲狂又扒在地下上一下的叩頭此佳音何殊于冰扶起文煒又再四苦留定要請入衙門內于冰大笑道我豈能与仕途人周旋耶說着走出廟來主僕見留不住要相送出城于冰道你們若如此我異日一事也不敢照料了兩人只得目送于冰而去方回衙門林岱不見文煒主僕正要查問只見他主僕歡喜入房來見林桂芳正在文煒喜極便將適纔見冷于冰如何長短說了一番桂芳大嚷道这是真奇人真聖賢中人你們為何不請他入來我見一見文煒段誠又說苦留不住的話桂芳連頓足道这是我福分薄不得遇此神仙罷了罷了曰真奇人曰聖賢中人今又易林岱道頃為神仙皆敬慕到至極話也刻功夫就駕雲也得出了城說着他可傳与轅門上官弁兵丁人等連刻分八面追赶兒与朱兄弟同去方安桂芳道快去快去你們後生家出了衙門就跪想若自己不是提兵內堂官傳出來頃刻衆兵分門追赶于冰剛走到東閤盡頭處只見儿個兵丁沒命的跪來問道尊

駕可是冷先生麼于冰道我姓張那幾個兵丁私相議論雖不往回請却也跟住不放早有一個跑回去了此是報明已得其少刻文煒人只是姓不同耳林岱跑來大叫道冷先生請留步于冰回頭一看見是文煒和一個雄偉大漢同來後面還有幾個兵丁和幾個將官于冰站住問文煒道你來又有何事林岱忙上前深一揖道家父係本府總兵官姓林名桂芳久仰老先生大名遠繞因朱義弟未曾請入署中家父甚是嫌怨今着晚生星馳趕來請仙駕入城一會于冰還禮畢將林岱仔細一看見他生的虎頭燕頤猿背熊腰身材凜凜像國家棟梁之器向林岱道多生從不到城市中這因朱兄有一小事理合通知何敢勞鎮台大人相招煩向大人前委婉道及不能如命說罷奉手告別林岱又復行跪請于冰見他意甚誠虔連忙扶起道公子必欲我入城我只在與朱兄說話的關帝廟內與大人暫時一西方敢從命林岱道得蒙大駕少留無不遵依說罷三人緩步回在廟中衆兵丁飛報林總兵去了正是

烟霞山島客

風月一林秋

若遇知音者

隨地可存留

第三十回

聞叛逆于冰隨征旅

論戰守文煒說軍机

土雨紛紛征塵冉冉凝眸歸德行人遠飢鳥啄樹葉離枝青燐遍地光旋轉木偶軍門才思短淺書生抵掌談攻戰奇謀三獻勝吳孫凱歌方遜男兒願

右調踏沙行

話說林岱再三跪懇于冰方肯入城同至關帝廟內少刻听得喝道

鳴鑼兵丁等衆入來報道我們大人來了。酒吏听的廟外叫道：冷先生在那里。于冰只得迎將出去。桂芳者見緊走了几步，拉住冷于冰的手，大笑道：先生固然是清高人，也不該這樣鄙薄我們武夫。若不是小兒輩趕回，此刻已到了安南國交界。于冰道：生員山野性成，村俗之態，寔不敢投刺轅門。桂芳大嚷道：你為何這樣稱呼？這是以老匹夫待我了。毫不以紗帽氣自居，可取日後總要弟兄相呼，方可兩人攜手入房。桂芳先叩頭下去。到是他先拜好。于冰亦叩頭相還。兩人坐下。林岱、文煒下面相陪。林桂芳道：朱相公時常說老長兄所行的事，小的听了心肝肺腑上都是敬服的。方纔又說起他媳婦承老長兄幾千里家安頓，他這是何等的熱腸，且能未動先知，真正教人愛極怕極。于冰道：這皆是朱兄過為譽揚，冷某寔一無所能。桂芳道：你也不必過謙。我今年六十多歲了，心上還想要再活一二十年，可到我衙門住几天，將修養的道理傳與我，纔放你走哩。吩咐左右人道：與冷先生快預備轎子。于冰道：冷某賦性愚野，不達世故，况貴屬事務繁雜，寔非幽僻之人，情意所甘，承厚愛，就在这廟中住一天罷。桂芳道：我知道你不但我們武官就是文官，你也害厭惡我衙門里有處花園，你住到那邊，我不許一個人來往。何如？于冰仍是苦辭。桂芳道：你若不去，我是個老猪狗。像這樣留客，誰也難以再走。于冰見桂芳為人爽快，敬意又誠，不好十分違他的意思，說道：大人請先行。冷某同令即公子入署。桂芳道：轎已現成。于冰道：大人若像這樣相待，冷某就決意不敢領教了。桂芳道：就不坐轎罷。復又彼此讓了半晌。桂芳方纔先行。于冰與文煒等步入衙門，不想桂芳已在頭門內恭候。誠見攜手到花園內。

左右已安放酒席停安于水道冷某新烟火食已數年矣即茶酒亦不敢領桂芳道難道你經年家餓着不成也問的于水道果子或果乾

還問時用桂芳道容易吩咐速刻整理讓于冰獨坐一桌桂芳與

林岱文煒坐了一桌大家正在叙談時只見家丁稟道有軍門大人

差千總張彪為飛報軍情事此句猶從天際飛來起下十數星夜費

火牌前來在轅門立等回話桂芳道取文書來我着酒更家丁拿至

見上面粘着十數根雞毛折開一看內言大盜師尚詔于本月初六

日二鼓率領數千逆党在歸德府城內各門牽火殺戮官兵刻下已

據有歸德寧陵亦同時為賊所有已飛飭南陽府總兵官管翼從西

南一路起兵該總兵即日整點五千人馬揀選勇敢將佐限六日內

至歸德城下會兵殄滅本院定于初八日辰刻帶兵赴援事聞叛逆

不得少延時刻違誤軍機致干未便火速火速原來明時各省俱有

軍門提調通省人馬管轄各鎮督撫止專司地方事務兼理糧餉林

桂芳看罷大驚將票文送与于冰林岱等公看隨發令箭曉諭各營

官弁彙齊花名冊籍准備衣甲器械旗纛馬已今晚三鼓听点違令

定按軍法又傳差來千總張彪問話家人將張彪領來參見畢侍立

一傍桂芳問道軍門大人定在初八日起身麼張彪道千總是初七

日申時起身此刻纔到亦听的說大人早晚發兵未知定在何日桂

芳道怎麼陡然有此變異之事你可知師尚詔是何等之人並叛逆

得原由麼張彪道這師尚詔是初六日二鼓在歸德城內起手辰刻

声息即到開封午時陳留縣解到奸細一人係師尚詔妻兄叫蔣冲

因在省城探听動靜病在陳留寓家黃負生与他煎葯不如法角起

口來黃貢生不能容忍始行出首陳留縣星夜解到開封軍門同巡撫二位大人會審口供與陳留縣所問皆同桂芳道你可將他口供詳細說來張彪道這師尚詔原是歸德府人自幼父母早死依借他族兄師德度日他生得身長七尺五寸腰闊八圍隻拳開三石之弓二臂有千斤之力從十八九歲便在賭博場中尋覓衣食屢行鬪毆傷人被地方官逐離境外後來便在各府縣遊走寧陵縣中有一人姓蔣名自興原是跑馬賣解人家他有個閨女名喚蔣金花十五六歲時遇一姓秦的女尼僧說他有后妃之相就住在蔣家傳與金花一部妖書名法原密錄內多呼風喚雨豆人草馬之術這尼僧又閑行市鎮看見師尚詔說他龍行虎步將來可做天子因此蔣自興听秦尼的話招他做了女婿與金花相配又嫌寧陵地近省城不便做事遷移在彰德府涉縣山中居住從地中掘出銀二三十萬兩借此招納四方無賴之徒無所不為數年間逆黨遍滿通省各州縣鄉村堡鎮俱有窩家潛藏叛賊頭目幹辦事體打劫財物引誘愚人師尚詔因歸德是他祖居所以歸德逆黨最多二年前又從涉縣搬回在歸德左近居住本月初六日二鼓時候率領賊衆一齊發作官吏盡被殺害將歸德據住寧陵亦係同時內外協應為賊所德事關重大求大人即刻起兵

將師尚詔原由借差官表出下文無庸再補桂芳道我知道了吩咐家

丁用心打發他酒飯張千搃出去朱文煒道幸虧我家中人離財散若在虞城又擔一番驚險桂芳向于水道小醜跳梁劫奪府縣正是小弟等出力報効的時候老長兄能替朱相公分憂就不能與小弟出個主見借文煒作引于水道冷某迂儒未嫻軍旅承下問誠恐有

負所托然殺賊安民正是替天行道我尋思已久要就這件事成就
幾個人早住意在文煒林岱也只是一件冷某若去止可我們三人知道又怕

大人家丁傳出冷于冰名姓那時我就不辭而去矣還望預行戒諭
不是冷某誇口說只用畧施小計管保大人馬到成功桂芳喜出望
外連忙出席頓首叩謝說道隱埋老長兄名姓都交在小弟身上
一面吩咐中軍官先選二十名精細兵丁此刻起身在歸德開封兩處
打探軍情陸續通報是甚傳齊副叅遊守千把等官晚堂听点燈後別
了于冰陞堂揀選隨征官將後到教場点齊人馬至四鼓回衙向于
冰道我与長兄預備下小轎一乘伺候登程于冰道我与令郎和朱
兄一同騎馬去桂芳道小兒向曾學習弓馬就是到兩軍陣前一鎗
一刀也還勉強去得朱相公瘦弱書生教他去做甚麼亦且衙門中
無人照料文煒道我去窺一無所用于冰道我看你和林公子同去
有個深意在內你若失此機會恐無出人頭地之日了作成二人功
定于文煒連忙改口道晚生雖一無所用也正要着兩陣對壘的勢
心矣

面桂芳道他去了衙門中內外無人奈何于冰道外事有承辦官員
內事托一二老練家人尚有何慮况此去不過月餘就要收功非是
我冷某藐視人秦尼姑將金花俱有邪術幻法量軍門和管鎮台還
未必平的了那師尚詔這確是定話桂芳大喜道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原
倚賴着老兄既着朱相公去便同去走過到天明祭旗放炮人馬一齊
向東南進發走了一日夜探子報道軍門大人初八日起兵如今還
在睢州道上安營未敢輕進原來這軍門姓胡名宗憲是個文進士
出身做的極好的詩賦八股尤為精妙係嚴世蕃長子嚴鵠之妻表

勇也已做致到兵部尚書素有名之稱名士之稱起于漢諸葛孔明中以治國澤民能殺賊安天下耳漢末多以能文者居之其名實相去几何耶他雖都中不自在求補外任

嚴嵩保舉他做了河南軍門他只會吃酒做詩文究竟一無識見是個胆小不遇的人補明宗憲才識因此統躰在睢州道上安營听候歸德的

勤靜桂芳聞知心下想道既然軍門停住睢州我且先會巡撫亦未為遲于是將人馬札住跟二三人入城巡撫曹邦輔接入衙門叙說

目下賊情言師尚詔連日分兵已攻拔夏邑永城虞城等處各差賊將鎮守又於歸德城外東南北三面各安了三座營盤為四方策應

使我兵不能攻城又於城西面安了八座連營防開封各路人馬約有二三萬賊眾據守沿黃河一帶並永城地方各安重兵阻絕東南

兩省救應聲勢甚盛是獨擬傳言早晚來攻打開封兩位老鎮台又未到胡大人領兵離開封百餘里就在睢州道上安營按兵不動一任

叛賊攻取左近州縣今早聖旨到着軍門火速進勦勅諭弟辦理糧草參贊軍机是這樣耽延時日聖上責問下來該如何覆奏弟刻下

委員于各縣州催辦糧草也不過三兩日內就到軍前桂芳道據大人所言這師尚詔竟有調度非尋常草寇可比小弟此刻就去睢州

見胡大人請教破賊的軍令說罷辭了出來帶軍馬到了睢州離軍門大營三里安營請于冰計議並說刻下賊情于冰道俟大人見過

軍門後自有理會桂芳到軍門營前稟見胡軍門傳見禮畢桂芳列坐一傍宗憲道本院連日打听知師尚詔像貌猙獰可怕兵勢

甚是兇勇可怕賊眾不下十萬之多可怕本院因此按兵不動等個好機會破他師尚詔全軍自死則好機會得矣呵桂芳道兵貴

神速此時師尚詔雖據有歸德完之人心未定理該鼓動三軍銳氣
掃除妖孽上慰聖天子榮計下救萬民倒懸若待他養成氣勢內外

一心日、攻奪州縣似非良策宗憲道林總兵談軍何易、耶宜從

上說是兵法云全軍為上破軍次之攻心為上攻城次之他難不知兵

孫子十三篇到底大抵王者之師以仁義為主不以勇敢為先又在修

德可以化此等鼠輩有何成算急則合同拚命緩則自相攻擊耽延日

久必生內變俟其變而擊之非投降即鼠竄矣其如他若必決勝負

于行陣之間使軍士血肉蹂躪此匹夫之勇非仁智之將也竟統是

不效不成列不吾等固應為朝廷用命亦當為子孫惜福行見于公

擒二毛之見大桂芳道此賊謀畫迥非草寇可比何若又大人還須急為設處宗

憲道本院已發火牌請何賜總兵管翼等他來大家高一神策二字

飯然後破賊汝勿多言亂我懷抱桂芳見他文氣甚深知係胆怯無

謀之輩只得辭出与于冰訴說軍門的話于冰道賊眾倍細冷某已

盡知侯管鎮台同曹撫院到來自定奪不想于冰于懷慶起身時

已將二鬼放出在歸德一府往來查听眾賊奔動許他們不論早晚

有信即暗中通報第七次差委這兩個又侯了一日總兵管翼到來

先到桂芳營中拜望問了原委然後同桂芳去軍門營中稟見軍門

傳入兩提兵參見畢軍門命坐兩傍胡宗憲道賊勢兇勇斷不可以

力敵我看屯兵待降還是勝算主見一月高似一日二提兵有何高

見快我肺腑管翼道探訪得賊眾志氣不小兼有邪法必無投降之

日亦投降亦為王法所不容明快至正宜速刻併力勦戮除中州腹

心之患為是宗憲拂然道此林總兵之餘唾也管翼道不知大人有

何妙謀宗憲道本院欲行文山東江南兩者會齊人馬三路軍門合
勦此戰必勝攻必取至穩之計二鎮將有同心否桂芳道賊勢疾同
風火山東江南人馬非一日可至倘被攻陷開封當如之何宗憲忙
用兩手掩耳道汝何出此不祥之言咀咒國家就該參奏統是反要
人兩總兵相顧駭愕不敢再議坐了好半晌宗憲忽然以手畫空道
師尚詔師尚詔汝何不叛逆于他省而必叛逆于河南真不體量胡
真是咄、怪事兩總兵見他心緒不寧俱辭了出來桂芳又同到管
翼營中管翼道胡大人無才無勇必蹈老師玩寇之罪你我這兩個
總兵好容易得來豈肯白了的教他帶累不如公寫一書字將你我
兩番議論的話詳細達知撫院曹大人看他是何主見將來你我也
有得分辨桂芳深以為然隨即公寫書字星夜寄去至第三日絕早
巡撫曹邦輔到來先到軍門營中差人請二總兵並諸將弁議事不
想于冰將林岱文煒早已暗中囑咐過要如此如此與在下文破賊
矣兩人扮作家丁跟了桂芳到中軍帳諸官見禮畢軍門巡撫對坐
二總兵下坐大小武官各次序分立兩邊曹邦輔道賊勢日猖開封
亦恐不保又一咀咒國家者兩位鎮台大人不肯動兵欲師尚詔自
斃歸德耶青條二人託兩總兵俱不好回答宗憲道弟等欲高議神
策一戎衣而定歸德其迂腐張奈事關重大恐蹈喪師辱國之恥故
不得不細、斟酌耳邦輔微笑了笑又向二總兵道兩位鎮台亦有
神策否又借二人二總兵齊声道統听兩位大人指示施行邦輔道
我本文官未知行陣輕重緩急然此事亦思索已久若率眾攻奪歸
德賊眾遠近俱有連營阻隔若命將力戰勝負均未敢定必須使他

四面受敵策應不來方好無如寧陵夏邑永城虞城等處又為賊得去其羽翼已成奈何奈何諸將默然寫邦輔眾將俱無良策然忽見

朱文煒從林桂芳背後走出跪稟道生員欲獻一策未知諸位大人肯容納否胡宗憲問左右道此人胡為字來桂芳忙起立打恭道此

是總兵義子朱文煒係本省虞城縣秀才宗憲大怒道我輩朝廷大臣尚不敢輕出一語他是何等之人擅敢議及軍机重事將侍汝義

父總兵官藐視國家無人物麼若人物都像尊駕則曹邦輔道用兵之際智勇為先不必較論他功名大小此時即兵丁亦可與言說罷

笑向文煒道你莫害怕又何意見只管向我盡情說就說的不是些不听你就罷了有何妨礙好邦輔真有大人氣度胡宗憲徒自形其小家態耳文煒叩頭稟道

目今師尚詔四面俱有連營列于歸德城外西門外人馬信多此防開封之救援也依文煒下情猜度賊西面雖有連營八座不過人多勢眾諒非精練之卒理應先攻通我開封道路極是寧陵難為賊據鎮

守者非大將之才可使一將而取之也文煒訪得賊眾家屬盡在永城寄頓此二鬼打去歸德止有一百八十里此城內必有強兵猛將

保守宜速選一大將帶領硬兵鐵騎偃旗息鼓繞路直搗永城尚詔必遣兵救應此及賊眾救到永城亦攻拔多時矣永城既得歸德賊

眾人之心內俱有妻子繫念勢必心志惶惑戰守皆不肯盡力賊情如見此係一極大關節也然未攻永城之先必須先遣一將引兵攻打寧

陵使賊人無暇議我之後無不再着勇將三四員命一大將統之帶兵直趨歸德攻其四面連營却斷不可全攻或攻西北或攻西南

止攻一營一營破則七營定必牽動恰中兵要訣復用一二員將帶兵遙

為觀望俟其七營救援時可趕來盡力合擊賊眾不知有伏兵多少

必散敗走歸德矣分兵前後做兩次攻取賊眾恐再有埋伏其心必

之兵勢力戰也此時即趁勢勒兵歸德城外佯為攻打之勢使彼不暇

未易言勝也賊眾倍攻城姑留虞城夏邑不攻俟永城寧陵兩處成功

照應諸路何暇照應也後則西北正東皆為我有就以破永城之兵攻夏邑以破寧陵之兵

攻虞城非于冰馬能二城諒無才智之人把守破之最易二城破後

沿河守禦賊眾怕官兵勦殺可不戰而散止存歸德一城無聲勢救

德必大人可一边遣將接應諸路一边起圍營大兵攻歸德師尚詔

四面援絕雖欲逃走亦無道路矣庸愚之見未知各位大人以為何

如曹邦輔拍手大笑道此通盤算打算較圍魏救趙之策更為靈變敏

捷我亦曾晝夜思索只是想不到恁般調度耳想此番用兵議論與

白得了真是聖天子洪福出此智謀之士但還有一件我到要問

你賊眾妻子果都在永城麼文煒道此係至真至確生員何敢在軍

前亂道做不保首領之事曹邦輔道永城一破歸德賊眾之心必亂此

策最妙然賊眾妻子盡寄一城內強兵自信多他處而猛將定必

有數人鎮守這必須一武勇絕倫智謀兼全之將方克勝任少有差

遲不但自己送了性命且誤國家大事不淺而虞城夏邑俱不能攻

奪馮邦輔慎重此差然後出林說罷向帳上帳下晉行一看道那位

將軍敢當此任眾官無一應者又見林搃兵背後走出金剛般一大

漢跪稟道生員願去立功若得不了永城情願將首級號令轅門為

無勇無才妄膺大任者戒曹邦輔向眾官道大哉言乎又笑問道看

你这儀表寔可以奪崑崙拔趙幟你且說你又是何人林桂芳欠身

你這儀表寔可以奪崑崙拔趙幟你且說你又是何人林桂芳欠身

道这是小弟長子林岱邦輔亦欠身拱手道智勇之士盡出一門我
看今即漢伏雄偉氣可吞牛定有拔山扛鼎之勇今朱秀才之謀既
在必行理合一齊發作方使逆賊前後不能照應老鎮台就与令即
撥三千人馬暗搗永城功成之日我与胡大人自行保題攻打西面
連營責任也不在取永城之下須得英雄大將方可勝此巨任兩鎮
台屬下誰人敢去管翼道小將願帶本部人馬効力邦輔道老鎮台
親去勝于十萬甲兵小弟無憂矣桂芳道小弟去攻打寧陵邦輔道
寧陵不用起動老鎮台遣兩員將佐帶一千人馬即足鎮台帶領人
馬接應令即到是第一要務官鎮台止有本部五千人馬攻打賊衆
八座連營定是不足者來再有一二勇將統兵接應協擊方為萬全
話未完忽見中軍帳下閃出兩員武官跪稟道小將一係軍門左營

參將羅齊賢一係轅門効力守備呂于淳情願接應管大人下何嘗

無勇敢只是沒有人馬邦輔道就将胡大人麾下人馬撥与你三千

最便何用別求他得妙極就用宗憲滿面怒容說道曹大人以巡撫而兼軍

門足令人欽羨之至無怪他出不足之語委只是此番若勝自是奇

功設或不勝其罪歸誰邦輔大笑道以孔明之賢智尚言成敗利鈍

不能逆觀邦輔何人安敢保其必勝至言以巡撫而兼軍門是以狂

諄責備小弟但小弟既為朝廷臣子理應盡心報國無分彼此勝敗

非所計也日前奉旨着小弟參贊軍机就是今日提調人馬亦職分

所應為宗憲亦復何辭今与大人講明勝則大人之功敗則曹某与二總兵

認罪若大人按兵观望小弟不敢聞命这几句話甚于宗憲面紅耳

赤勉強應道小弟亦不敢貪人之功以為己利只求免異日之虞而

已邦輔又向林岱道兵貴神速遲則机洩公子可回尋翁營內整點
人馬即刻起行又向文煒道你係主謀之人若得凱旋其功不小眾
人散出邦輔又坐催宗憲發了令箭点三千人馬与羅齊賢等從來
有坐索的今要兵復到二提兵營內打發各路兵將起身好邦輔不
亦坐索矣大奇然後入睢州城公館發火牌催督軍餉胡宗憲在營內一無所事
守著自斟壺兩三把他的酒量酣飲嗟嘆而已正是

秀才抵掌談軍務

諸將捨身平巨寇

巡撫虛心用妙謀

軍門拚命自斟壺



